



10065

金華文徵卷之六

明

金華司李滇南馬龍阮元聲無聲甫
金華令西蜀忠州高倬雲章甫

金華學博浙鄞楊德周齊莊甫輯訂

弟子員戴應鰲編次

記

觀心亭記

明宋濂

昊天純祐九有民全以所覆畀我大明皇帝執符
御曆撥亂世而反之正化行仁流臻于泰寧然猶攷
攷夙夜敬厥德奉若天道赫如上帝鑒臨乃洪武十

金華文徵卷之六

記

一

年冬十月丙午朔復

勅工曹造觀心之亭于宮城

上設甍爲墉塗以赭泥中寘黼座前闢形戶越七日
壬子落成上親幸焉召臣濂語之曰人心虛靈乘
氣機出入操而存之爲難朕罔敢自暇自逸譬魚之
在井雖未免乎跳躑終不能度越範圍况有事於天
地廟社尤用祗惕致齋之日必端居亭中返視却聽
上契冲漠體道凝神誠一弗貳庶幾將事之際對越
在天洋洋乎臨其上卿爲朕記之傳示來裔咸知朕
志俾弗懈愈虔臣拜手稽首而颺言曰書有之惟天
無親克敬爲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

于克誠曰。誠曰敬曰仁。皆中心所具。非由外鑠我也。此心若存。則動靜合道。建中保極之源。清而弗擾。庶績咸熙。否則天飛淵淪。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唯欲之從而罔克。攸濟治忽之幾。其始甚微。不可不慎也。欽惟皇帝陛下。法天啓運。乾乾終日。不遑暇食。十有五年。大統斯集。政平人和。休祥屢應。斯皆觀心之明驗。古先哲王。相傳心法。所謂精一執中之訓。亦不過此。聖子神孫。必來取法。當有不言而諭者矣。雖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願陛下存神內居。常如亭中時。則必與天爲一。祥刑敷政。壹出自天。衍億萬年。無疆之休。亦永無疆之聞。不亦顯哉。臣不佞。既承詔旨。輒稽古書而爲之記。別有觀神亭與斯亭東西對峙。其制同其義亦無異云。

評 想見二帝三王洋洋吁咈都俞之盛

金陵爲帝王之州。自六朝迄于南唐。類皆偏據一方。無以應山川之王氣。逮我

皇帝定國於茲。始足以當之。由是聲教所暨。罔間朔南。存神穆清。與道同體。雖一豫一游。亦思爲天下後世法。京城之西。北有獅子山。自盧龍蜿蜒而來。長江如虹貫蟠。繞其下。上以其地雄勝。詔建樓于巔。與民同游觀之樂。遂錫嘉名爲閱江。云登覽之頃。萬象森列于載之秘。一旦軒露。豈非天造地設以俟。大一統之君而開千萬世之偉觀者歟。當風日清美。

金華文徵

卷之六

記

三

閱江一

法駕幸臨。升其崇椒。凭闌遙矚。必悠然而動遐思。見江漢之朝宗。諸侯之述職。城池之高深。關阨之嚴固。必曰此朕沐風櫛雨。戰勝攻取之所致也。中夏之廣。益思有以保之。見波濤之浩蕩。風帆之下上。蕃舶接跡而來庭。蠻琛聯肩而入貢。必曰此朕德綏威服。覃及外內之所及也。四夷之遠。益思所以柔之。見兩岸之間。四郊之上。耕人有炙膚皸足之煩。農女有捋桑行饁之勤。必曰此朕拯諸水火而登于衽席者也。萬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觸類而推。不一而足。臣知斯樓之建。

皇上所以發舒精神因物興感無不寓其致治之思
豈其止闕夫長江而已哉彼臨春結綺非弗華矣齊
雲落星非不高矣不過樂管絃之淫響藏燕趙之艷
姬一旋踵間而感慨係之臣不知其爲何說也雖然
長江發源岷山委蛇七千餘里而始入海白湧碧翻
六朝之時往往倚之爲天塹今則南北一家視爲安
流無所事乎戰爭矣然則果誰之力歟逢掖之士有
登斯樓而閱斯江者宜念 帝德如天蕩蕩難各與
神禹疏鑿之功同一罔極忠君報上之心其有不油
然而興者耶臣不敏奉 旨撰記故上推宵旰圖治
之切者勒諸貞岷它若留連光景之辭皆畧而不陳
懼褻也

金華文徵

卷之六

記

四

閩江二

評 應制之文日月燦而江河流其以領袖一代

文運固宜

南北軍漢制也。漢受明命撫方夏，乃西顧北宅，作都長安，城闕宮室光明神麗，固足以備國制而昭皇威。隆上都而觀萬國矣。重惟天子之都，宜有重兵，所以壯根本而嚴衛翼者，庶其在此。蓋上天之象以羽林爲天軍，黃帝之聖以兵師爲營衛。王者規天法聖，則爪牙之衛，誰可缺諸？高皇帝以神武之資，躬提三尺，糾集義旅，汛掃宇內。天戈所麾，蓬宇消釋。五年馬上，蟲鞮整而汗介冑，縛嬰斬羽。天下旣混爲一，任罷之兵，佚諸農畊。巴渝北貉，無勒遠人。臥鼓包戈，將與天

金華文徵

卷之六

記

五

下元元相安于無事矣。然而強宗豪姓，盤互關東。而材官騎士，散在郡國。必虎符羽檄，召而後來。帝室皇居，苟無武卒銳士，以衛翼之，殆非所以防未然而窒不軌也。南北軍之所爲置也。南軍所以衛宮城者也。主之者衛尉，其屬有南北宮二衛士。左右二都侯，南屯公軍蒼龍玄武，北屯朱雀。東朔平八司馬，凡衛士二千四百六十九人。然衛尉主兵殿外，而主兵殿門內，則爲光祿勳。其屬有左右五官中郎將、虎賁羽林郎、左右監、凡衛士三千四百六十一人。北軍所以衛京城也。主之者中衛，其屬有中壘、越騎、步兵、長水。

射聲屯騎胡騎虎賁入屯校尉而胡騎不嘗置惟中
壘射聲虎賁屯騎在城中餘屯則皆留城外總凡軍
士三千五百三十六人而胡騎虎賁所領士數無所
考大抵衛尉主南軍以衛宮城實居乎內中尉主北
軍以衛京城實居乎外相爲表裏其勢常相均然亦
使之自相爲制焉以史考之北軍在外而或兼何南
軍南軍在內而常重乎北軍何也國有大故則北軍
亦環宮而屯故五校嘗入爲宿衛之兵是北軍或兼
乎南軍也吳漢之薨發北軍五校輕車介士以送葬
而不易於發南軍是南軍常重乎北軍也豈其兼乎

漢未央宮諸殿瓦其身如半筒而覆簷際者則其頭
 有面向向其面徑五寸圍一尺六寸強有四篆字字
 危六等曰漢并天下曰長樂未央曰儲胥未央曰長
 生無極曰萬壽無疆曰永壽無疆面至背厚一寸弱
 其背平可研墨唐宋以來人得之即去其身以為硯
 故俗呼瓦頭硯也或謂其質稍麤又入土歲久頗渴
 水比銅爵臺瓦為少劣抑豈知銅爵瓦雖精然曹瞞
 所製無足貴者孰與未央諸瓦出於漢初為可重乎
 洪武辛亥夏余留長安校官馬懿張祐以此瓦相遺

金華文徵入卷之六

記

八

漢瓦一

評文亦可方法物

其字曰長樂未央於是為千六百年物矣乃貯以梓
 寶而用之嗚呼物之用固繫其逢也哉

歲在徒維涪灘孟冬之始構軒三楹間于聽雨樓之
北前簷高敞爲虛櫺以迎朝日頂架三標覆以平椽
折而垂後匝三面爲牆若屋之半遂名爲半軒客或
謂余曰甚哉子之癖也凡志欲圖全事必求成人之
情也今爲半屋而揭半以爲名吾不知其可也其亦
有說乎哉余曰不然夫日月之行乎天也及當午固
未周而居半謂之正中是半者中之道中道聖人之
所貴也人之求中道者舍半奚取焉而能知之者或
鮮每求其全故未嘗得中道若蕭曹韓彭佐漢事業

金華文徵入卷之六

記

九

半軒

天下始定居半之時也而四人欲求于全故有下獄
誅夷之憂獨子房能知止而去之是所謂求中道于
半而得其全者也淵明之始也豈不亦有所事哉未
及其半而知止故陶然終身而得全其節之二人者
其殆庶幾矣乎今余年已居半髮亦半白而飄流于
江海者半世既無所謂事業幸而知止于此故爲半
軒而居者志于半以求夫中也嗟夫而今而後行將
半而必止雖不及至而免顛躓之失食將半而必已
雖不及飽而免鯁咽之病言將半而必默雖不及竟
而免忌嫉之禍每求其半不爲不及不願爲過也其

始庶幾矣客廼舉手加額吁而言曰子之言聖人之
所貴也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子則得之
矣請遂書于壁以爲記

評 妙哉半之義進乎道矣

金華文徵入卷之六

記

十

半軒三



洲塘之上爲小室六楹間平覆于頂而欄其兩簷之下前址頗高復接一楹昂然若舟之艦首自艦首趨下而入儼乎舟之樣于岸者遂名曰儀航夫剗水爲舟以利天下取其任載之功漁舟之釣于江湖之上逐一日之利所得鱮鰕魴鯉而海舶之泛乎交廣之間經年往返則有珠貝象犀舟有大小而利亦有大小焉。驚濤洶湧駭浪崩奔卒然致于覆溺者無大小焉。是不亦有其利者必有其害也哉。今吾之航枵然無所有而泠然之清風皓然之明月有時而滿未爲無所任載而利與害也無有焉。固不若樣于此沒世不求其掉而行也。旒則樣矣。凡入吾航者或不自樣一念之起意若楫而思若帆頃刻數千里朝至燕之北夕至廣之南其覆溺之害則有甚于漁舟海舶者由其不知樣之道。終年求其掉而行之也。旒之主人則不然壯嘗自越抵吳楚歷齊魯至燕薊然後泛東溟而歸水行殆萬有餘里及今利旒無而害亦不有焉者。此身常若虛舟也。雖然旒旒虛而不求樣之道則覆溺之害猶有所不免也。何也。蓋舟動物也猶心焉。心之動必求其靜也。故吾以室爲舟志于

靜而已矣。室之舟既靜。身之舟心之舟亦莫不靜。而吾乃今以靜爲道。庸詎知吾所謂室者非航。邪。庸詎知吾所謂航者非心耶。庸詎知吾所謂儀者非行之至邪。行之至寂然不動之謂也。是果幾于道矣。道果載之舟矣。歸休乎。吾奚必以儀航爲。

評 寓言中無限妙道

金華文徵 卷之六

記

一二

儀航二

處州衛知事魏君以節義名其堂使來請曰自吾有堂堂有斯名亦已久矣然未有發其義爲吾記之者敢屬筆焉余聞魏君家梁溪梁溪于毘陵爲勝地九龍之山天下第二泉在焉魏君作堂其間不以觀游爲美而以節義自脩亦可以見其志矣乃記之曰節義之立不立豈惟君子鄙夫所由判國家治亂安危亦恒由之何以知其然也士之出於三代之際者養之有學校淑之有教化莫不篤於道周於德有過人之節取與辭受出處必以其義得失利害禍福不動

其心殺之可也辱之可也饑之可也寒之可也爵之以五等之國富之以萬鍾之祿臨之以三軍之威使易其所守而胥爲不善不可也夫如是故可以共逸樂而亦可與同患難三代之所以長治久安者豈大由此也歟厥後惟東漢諸君子無愧焉自元興以降宦寺耑政挾天子威權以薰灼海內紀綱於是大壞矣而當時君子其在位者則充志羣小之間不少屈意以迎合附麗至於羅織鉤黨之獄起而其節操愈堅其在野者則聞風慕義慷慨奮激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悔夫如是故終漢之世不軌之徒懷慕

奪者後先相望皆忌憚而不敢直遂而漢之社稷危而不遂亡者實賴之也然則節之所係豈細也哉近世學校不脩教化不行士鮮不爲習俗所移放其邪心役於外物區區貴富何足爲重輕而求之者隳名節捐禮義不顧性命而惟恐不得僥倖得姍姍以爲容詹詹以爲悅汲汲保身固位以爲務平居莫肯直道以事上緩急遂致鬻國而叛君若是者雖曰累千百何益於人國家哉 聖天子知節義與國家相與有無創業之初庶事未遑而獨於前朝仗節蹈義之臣或優以禮貌或寵以褒贈或列之從祀或錄其子

孫以示風厲丕變爾來垂兩紀矣雖 朝廷清明四方無虞士大夫幸而享富貴之樂不踐患難之途無由以奇節高義自見而豈可不力也哉忘其勢而取舍不悖忘人之勢而特立不懼招之不來而麾之不去斯何莫非節義也豈必見危受命殺身成仁後爲節爲誼哉故觀魏君之名堂非所謂有志者乎雖然人之所恃以幹旋萬變者氣而已有以養之則細入芒忽而不爲歉大塞天地而不爲盈不以困抑摧挫而忘不以安富尊榮而存蓋有以爲氣之主也故隨其所遇而皆安投其鄉而如意衆人之於是氣也無

物爲之主而反聽命焉。如喪將之兵如朝霧之氣。如暴雷迅雨之涌水。其始也非不可畏而可悅。假之斯頃之時。則已潰散消涸而不見其跡矣。未有處大事臨大節而不顛倒失措者。由其爲氣所使而莫爲之主。故也。均之是氣也。有所養者爲正氣。無所養者爲虛氣。惟氣之正者浩然剛大。不變於物。持虛氣以處夫紛紜之變。其不變於物乎。有志于名節者。苟不明道集義以養其中。而惟用虛氣有所樹立。非余之所知也。願與魏君勉。

評 關係鄭重養氣之說更有原本

金華文徵入卷之六

記

十五

節

右長江萬里圖一幅。按禹貢導江自岷山。或謂初甚淺狹。春冬可涉。東南七八折行千餘里。播爲南江。北江。益深廣。演迤。又西至灌口。其波蕩激不可遏。太守李冰鑿離堆以分其勢。別流至成都。引以灌田。畝皆常稔。稍下至彭山。復與涇流合。少折而東南行七百里。至嘉定。合稚州水。湍益悍。春撞沸吼。曲行五百里。去如白虹。蜿蜒天矯。過叙州。合馬湖水。稍東南行四百里。至瀘州。北折二百里。復東行五百里。少南。又東行三百里。至重慶。合嘉陵水。三折。北東南行。過長壽。金華文徵入卷之六

記

十六

長江

東行過涪州。合彭水。北行稍東。至鄧都。北行過忠州。三折而東。至萬縣。自重慶約千五百里。又東行五百里。則白鹽赤甲諸峯。正在望中。夔城居灩澦堆上。十里。城下魚復河。有武侯八陣圖。亂石隱隱。可見灩澦石。高可二十丈。當瞿塘峽口。自是山勢束隘。水深不可測。神禹疏鑿之功于此爲多。東行至巫峽。湍悍如瞿塘。陽臺十二峯。突兀霄漢間。水委蛇而行。沉沉無聲。窮猿古木。豐草怪禽。空響相答。令人膽掉心駭。喪其所守。又歷巴東。至歸峽。兩崖倚天。或斷或裂。巖巖猿猴之捷。不能登也。行可七百里。乃出峽。山勢剗

望夷陵如咫尺。舟行至此。人氣始平。色始愉。酌酒以自慶。由夷陵東北行五百里。至荊州。流始緩。廣可六七里。東南行五百里。至巴陵。合洞庭諸水。流益漫衍。北行五百里。至武昌。合漢水。廣可十里。自武昌東北行。歷黃蘄。九江五百餘里。與彭蠡水合。北行四百里。過安慶。水極深險。盲風怪雨。發作無節。舟人往往以江豚雲氣爲候。過池州。太平。北合無爲。肥水。南合當塗水。過采石磯。至大勝關。約七百里。過漕渠。環京師。城下。北過龍灣。楊子。廣可四十里。至鎮江。又引渠通淮。轉漕千餘里。過江陰。入于海。於戲。自有天地。卽有此江。鴻荒之際。汎流逆行。神禹疏鑿。甕阨而東注于海。今三峽班班。有斧鑿痕。黃陵灘旁。巨石重累。如方板。不知其數。疑鬼神留以示人。令萬世之下。知聖人之功於斯勤矣。當魏晉時。指爲天塹。限隔南北。及夫聖天子在上海內。一統舟楫之往來。東通吳會。北引中原。西致戎蠻。塞馬旄牛之利。煎鹽竹木椒漆茶藥之饒。商賈負販。富矣哉。圖長不滿三尺。而有萬里之勢。余嘗身親歷之。復考圖籍。而識其大都如此。

評 汪洋浩蕩可比江海賦

重建太極宮記

明張孟兼

浦江縣治東南不百步有宮曰太極宋嘉定乙亥間知縣錫山尤君燁以邑祝釐請禱之事遠詣廣福觀觀在仙華山下去縣十餘里許非便謀創此宮前建三清殿後敞層閣以祀星君廊廡翼如重門外闢觀者欣豫莫不起敬遂聞于朝徙金華舊額揭焉仍命廣福觀道士徐思恭主領宮事崇真靈以居之至正戊戌罹于兵燹宮燬道士王無爲乃銖累寸積明年建三清殿又明年建門臺亡何仙去其徒王洞觀圖終先志復建東西廡旣而庖庫諸室皆成凡其教之

金華文徵入卷之六

記

十八

重建

所宜有者嚴奉靡不如式飛甍備棟金碧交輝視舊觀蓋有加矣於是介廣福觀夏文珏謂予文記之蓋常以爲天不可得而名言也以其不可得而知也故畫以示之然後日月星辰之所以昭晰風雨雲電之所以變化仰而窺夫天之所以爲天者無不在于是矣道家以清淨無爲爲教所謂太極焉者豈各其所不可名而一歸之于天乎雖然聖人有作治具畢舉將躋億萬生民于仁壽之域生斯世者莫不遂其生養休息之期熙熙皞皞晏然樂于閭閻井陌間則太極者何往而不在乎以是求之天亦無不在矣豈

非所謂歸之于天者而名言之也。抑古之爲仙者不擇地而處。若今之所稱琳宮瑤館。則在于深山密林窮巖絕谷之地。往往車轍馬足所不通。太極宮則在於享衢廣市間。無深密窮絕之可名。不亦古仙人之遺意與。有若王君父子能脩其學。以興廢起墜爲任。述前人之所志。可不謂之知道之士乎哉。浦江之北。有曰仙華山。如旌旗鐵馬。風井雪壁。最號勝奇。黃帝少女實升其上。縣倚山而爲治。昔之所以建宮於是者。夫豈偶然之故哉。至若作新其舊。克繼成志。庸不可無述。以示將來。遂爲之詩曰。仙華之山。仙上昇。列

金華文徵

卷之六

記

十九

重刊

壁千仞。虹電騰其陽。作邑治所。凭有宮翼。然引峻嶒。粵有至人。道大弘。窮素妙理。非夢覺。氤氳磅礴。判未曾。何有下濁清。上澄陰。陽闔闔。始有稱萬理。各具物以承。屬之至人。道乃凝。久視六合。儔其能。澤流教衍。徵替典。豈與人世。誇雲仍。地由森爽。驅濁蒸。百禱來降。鸞鶴乘寶函。玉笈差。層層仙籍。浩渺開金滕。紅雲翠霧。縈觚稜。十洲三島。恍在登。神光逮賁。猶燭燈。眷令作者。良匪矜。聲容巍峩。儼若增壽。以貞石宜服膺。洪武六年歲次癸丑冬十月既望記

評一中有妙理

先公以洪武五年正月奉使雲南招諭元梁王六月
抵其境六年遇害至二十五年不肖孤紳竊祿西川
屢請于蜀王殿下二十八年冬得旨十二月朔日戒
行次年二月二十三日到滇次日叅見岷府退謁藩
閫文武大臣及土人士友竝以情事爲告聞者閔之
競爲咨訪二十五日有燮人畫工何仁可年七十餘
來言親炙先公于佑聖宮甚久至繪素之事亦多經
指授且云初來時梁加禮敬府僚大臣若司徒達理
麻叅政喻金閭高撫慰輩尤所尊重凡見梁王必以
天命所歸人心所屬之理爲之開說遠諭其臣僚尤
加委曲梁之君臣亦知元社已屋皆有降意時元之
孽主逋逃朔漠者遣侍郎脫脫自西番來通好索援
且劫以危言必欲殺我使以固梁王意梁王不忍遽
絕于我朝乃匿先公于民間脫脫聞之謂曰國家顛
覆而不能救反欲遠附他人耶躍馬而起梁王不得
已遂出先公以見之脫脫欲加屈辱先公慷慨罵曰
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燭火餘燼尚欲假息
以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今惟有死
而已或解曰兩國交爭不罪來使不從則遣彼何罪

焉况王公才器天下無雙宜有以全之賊脫脫謂曰
今日雖孔子在義不可留梁王不能救先公復顧梁
王曰汝朝殺我天兵旦夕至矣亦不聽遂遇害時爲
臘月二十四日蓋焚人以此日爲節日故久而不忘
也諱日城中父老士女莫不垂淚達理麻旣陳奠祭
左右具衣冠殮之以禮卽日昇至地藏寺井漏澤園
化之以火諱所則今之觀音寺前三市衝言訖引至
漏澤園擗踊設奠是夕宿地藏寺自此連日至彼展
哀至二十七日紳別訪南關董金剛保以合其說蓋
以先公嘗主其家故也金剛保亦引至觀音寺前指
以諱所號慟間市人競來致問中有蘇奴者言棺木
實其家所備蓋其兄慶時爲元帥故達理麻一以後
事委之其言遺事畧與仁可同但奴則云火化在小
南門城壕邊復引至歷指其處哀未止有僧從西來
年百歲口述遺事甚悉紳拱問化後遺殖何在僧言
彼時上下恟懼誰復道及此者三人之言遺殖並同
自是士民僧道多來稱述先公容貌言行嗜好製作
動靜僕從皆可稽但無能知夫葬所者因姑設次爲
位于地藏寺之東夾室越明日漏四下陳設于寺門
外告祭于雲南府城隍里社寺伽藍等神備述情事

之由禮畢奉新製木主就觀音寺前誦所盡哀題上
禮畢迎回地藏寺位次昧爽行正祭禮先是布政張
公統叅議范公祖嘗訪先公節行于臨安儒士賈寬
寬達理麻門客也故獲侍先公最密因言曾有詩見
寄可考暨紳至張公卽命迎寬三月十日寬至所言
與前頗同乃云化後達理麻已使葬于地藏寺之旁
後十許日寬往哭之止見平土而不結丘隴自國兵
來陵谷變遷已不可認迄今犁鋤薦臻屋廬相望想
像亦不能得其彷彿也寬又云先公前館于報國寺
後因脫脫至遂移館于春登楊氏家平日杜門不接

金華文徵

卷之六

記

二二

溫

人事惟讀書著述有文集之大冊達理麻錄本藏于
家後并原稿不知何在寬年齒貴重所言似非虛妄
者又沅士緇有年近見宜良民李鉉鉉自言其父起
宗爲元樞密院都事好士而知書曾延先公于家甚
久從事皆其經理今墓所惟鉉知之有年前任沅庠
時常接見先公故聞之甚留意越半月紳至澳有年
卽來告且爲書招銘十一月鉉至口述遺事亦悉又
舉先公題其竹軒三絕句遂導至兀兒朶東門外之
百步指羣塚千百而言曰大畧記在此處而羣塚盡
遭發掘無遺者紳見其年少不敢盡信又見頗能記

憶亦不敢不信。遂於其處仰天大慟。次日于羣塚旁擇曠地仍設次爲位。迎神主陳設祭畢。復奉歸寺之元次。越十日奉神主而回。嗚呼哀哉。紳之初志。銳欲訪求遺殖。歸葬先隴。以襄大事。不幸歲久事殊。以至此極。雖粉身碎骨亦不足以贖其辜。他日尚何面目見先公于九原也哉。擗踊之餘。因忍死備記于簡。以誌不忘終天之恨。且使後世子孫有以知其荼毒。嗚呼痛哉。

評

字字血淚如此文乃至文也

金華文徵

卷之六

記

二二二

卷之六

成化十八年春四川都布按三司以南瀆之神廟宇
歲久圯傾欲重加脩葺居民父老僉以爲宜予因其
脩造顛末上請上特許之爰命所司鳩工掄材撤其
舊而建焉巡按監察御史俞君仲才繼至用克相成
始甲辰冬十月訖乙巳秋七月傑閣廣殿脩廊邃宇
咸易腐更新塗墍藻繪而廟益完麗矣費出於公民
不知勞左布政使潘君積按察使周君鼐輩咸謂宜
勒石以昭示將來按羈乘成都有廟昉於唐其初臨
江唐末節度使高駢徙建羈東南歷五代故壞弗治

金華文徵

卷之六

記

二四

重修一

宋慶曆間文潞公彥博作羈則又增大其制自時厥
後廢興不一我朝太祖高皇帝混一海宇之初稽
諸祀典凡嶽瀆諸神悉釐正舊號號神曰南瀆大江
之神名正言順誠萬世不刊盛典已而遣穎川侯傅
友德等致祭復詔有司益加繕治而廟制愈崇矣
列聖相承禋祀惟謹惟神之弘闡威靈默祐蜀人者
不可殫述至於疾癘旱澇之禱尤灼有明驗說者乃
謂江爲四瀆之首江漢源深流長澤利羣品厥功孔
殷凡民物之賴其功者皆在所祀何獨蜀之人得專
祠江瀆乎是不然經曰蟠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曰岷

山導江。蓋窮蜀境之西。連峯接岫。皆岷山也。江水出於岷山。而岷山爲蜀鉅鎮。江濱專祀於蜀。正猶東嶽之於魯。西嶽之於秦也。夫豈不宜予因爲記。旣序歷代創造之詳。復述國家之崇重。邦人敬仰者。以垂示無窮。不但紀起廢之功而已也。是爲記。

評 亦簡亦詳。得法得體。

金華文徵 卷之六

記

二五

重脩二

梁山夔屬邑在夔西六百里本漢朐臆縣地界夔梓之間崇山環委東聯萬縣南距忠州西通鄰水墊江北接東鄉大竹控扼巖險誠夔子咽喉地也且稻田蕃廡生植殷阜異境就荼之民多僑寓焉然無城垣以爲保障天順間鄰邑盜賊竊發居民繹騷設木柵以爲捍禦訖無所濟成化癸卯天台吳珏孟璋來知縣事越明年政通人和廢墜修舉欲築城以圖保障爲久安計白于當道咸允其請已而諏吉庀事程土物畧基址揣厚薄量工命日不愆于素城之廣袤以

金華文徵

卷之六

記

二六

梁山一

尺計者九千九百有奇其高一尋五尺厚與面之廣皆殺高之三尺外包密石而實土其中上累甃爲女墻下甃石爲道皆與城相周迴東南依山西北臨溪爲門者四東曰樂勝南曰安樂西曰豐勝北曰宋安樓于門觀之上者三以謹候望版鍾竝與城堞崛起始事於乙巳秋八月訖工於丁未春正月士民具瞻山川改觀何其盛哉教諭劉來哲訓導曾寅具顛末請予文勒諸石以記成績予惟天下之事成於有爲而廢於怠爲不患事之難爲恒患爲之不力吾苟有爲雖事之難爲而爲之豈有不成也哉是役也梁人

所願故雖費民之財而民不惜費勞民之力而民不告勞蓋費之欲以衛其財勞之欲以佚其力是皆可書也已或曰春秋書城中丘及城郎穀梁子以爲凡城之誌皆譏也其譏之者豈以不必城歟曰非然也春秋書城或誌其非制或誌其妄役今梁之城考其制不踰百雉論其地寔扼巖險以制則適中以地則當城據事直書合乎春秋之法矣孟璋以乙未進士由監察御史調今職恩威竝著吏民悅服予嘗駐節於梁而知之爲悉其有爲如此固亦宜哉嗚呼城郭固所以保而非所恃以爲治也使爲政者果能足衣

金華文徵

卷之六

記

二七

梁山二

食以厚民明教化以導民則人咸知尊君親上而樂於趨事且將以民心爲垣墉士氣爲樓櫓地利人和爲兩盡矣若曰爲治而專恃乎金湯之勢則非所知也是爲記

評 古法鴻裁自是作者

鄉先達包侍郎德懷晚以罪斥家甚富其子孫驕奢
荒弛纔三易世蕩敗掃地故鄉人不甚齒錄近因童
貳守栗鄉以女許姜僉憲仁夫邀飲是晚與仁夫同
舟歸遇大雨泊舟焦石東岸不獲臥具遂坐語通宵
仁夫言及侍郎事謂侍郎在位時有同鄉胡主事文
善臨死侍郎往訣主事曰吾無子止一女見托能爲
吾始終乎侍郎諾之旣而主事與妻相繼沒于京邸
侍郎抱歸其女屬其妻育之當勝於已女後女長成
携歸蘭谿擇婿祝姓者將許之侍郎居與主事居相
去餘二十里主事雖亡其居室猶在乃先事令人以
竹簾分隔其廳事爲三間已與妻引其女歸主事居
已處左間妻與女處右間中間設主事夫婦神位至
日備祭品爲文以聘嫁事告焉命女拜已侍郎長號
慟哭然後行聘禮遂遣嫁之奩具皆備嗚呼侍郎此
舉可謂純於道義故能不以死生易心而一歸于忠
厚如此距今日僅五七十載耳風俗之薄人心之僞
遂爾懸絕有父歿肉未寒遂逼賣其妾及擠陷其幼
孤於死者况朋友乎讀書知法者且猶不免况庸衆
人乎然則侍郎雖以罪斥而其立心之厚殆有非晚

輩所能及者感而記此

評 此事何可不載此文何可不傳

金華文徵卷之六

記

三十一

卷之三



精於此者前代不傳此文何可不傳

筆或將又嘗題而歸也

開塘蔣姓者去蘭谿邑之北四十里許其族素號勇悍喜鬪善殺虎忽有蔣某者因里役事來北園訴其故問之曰人言開塘蔣能殺虎然否答曰百獸惟虎易殺問之曰何爲其然也答曰他獸見人奔走倉卒逐之不能及虎恃其勇見人則負隅振威磨牙掉尾欲撲人而食之故人得而殺之也使其見人則走人何能爲吾年幾半百殺四十餘虎每遇虎吾執鐵叉對虎中立二人執鎗從傍佐之叱虎令前虎卽躍而至徐以叉接其項而中之二鎗左右刺齊折而仆之

金華文徵入卷之六

記

三一

甚無難者嗚呼虎恃其勇而斃于勇虎欲食人而爲人所食人之貪得好勝者似之執叉者當其前執鎗者擬其左右不敗不已哀哉

評人垂戒慄冽入骨而發之也對其良人眼去人惡之不謂又貳物其良良人眼發融融風氣平其氣良聲聞之曰何爲其然也答曰此猶良人奔去食卒姑問之曰人言開塘蔣能殺虎然否答曰百獸惟虎易殺鬪善殺虎忽有蔣某者因里役事來北園訴其故問之曰人言開塘蔣能殺虎然否答曰百獸惟虎易殺

捕魚答記

明鄭 瓘

每見人捕魚於池或罾或網所得多白魚問之漁者
漁者曰青魚與鐵鱗知罾網至則必掩身依隄崖而
行鯉魚則以頭鑽入污泥中僅露其尾松魚最蠢拙
然性靜耐驚惟白魚畏怯性躁稍聞觸水聲則縱橫
跳躄出身水面故多投罾入網是知青鯉鐵鱗皆以
智巧免禍松魚性靜耐驚亦或免禍白魚之躁縱橫
跳躄其欲免禍之心蓋有甚于衆魚者而卒自投於
罾網豈非以躁不如靜畏怯不如耐驚才力不如智
巧歟處亂世而欲全其生者尚鑒諸此

金華文徵卷之六

記

三二

捕魚

評 有道之言真足垂訓千古

詠魚答記

明鄭 瓘

聞故老言有某僉事者善斷獄已以此自負人亦以此名歸之一日癰發于背痛楚不勝不能着床枕夜惟憑几背燈而坐人有饋以嘉梨四枚者以碗盛之置之別几忽三鼠登几一鼠仰臥於几二鼠共盜一梨載之腹仰鼠四足捧之二鼠曳之而去僉事反思曰吾以善斷獄爲名豈無一二冤枉試以此問守夜隸卒待旦呼隸卒陳携具鞠之衆戰懼語塞惟一卒蠢懦衆證成之畧加箠楚卽俯伏招認且曰守夜口渴求水不得故敢盜食一枚問其餘核則曰棄出牆

金華文徵卷之六

記

三三

外令墻外覓之無得則又曰并吞之僉事乃拊几大言曰癰發吾背豈不宜哉人可冤天道不可欺也以實語隸卒衆卒皆慚愧懦卒幸寃雪喜極繼之以泣僉事背癰從此日漸向愈終身不敢以善斷獄自負非園翁一昨見二鼠盜鷄卵果如盜梨之狀故作黠

鼠記

限八惑三鼠登几一鼠登几二鼠共盜一

罪評八

讞獄者宜書一篇置座右

四

聞姑

亦其僉事善斷獄已以此自負人亦以此

黃河至沛縣與運河合東南百有餘里至于境山又四十里爲徐州洪又六十里爲呂梁洪南引江淮北達大通境山實扼其吭已丑秋八月河溢境山西徙三百步東南流二里合故河下口以其在故河外稱曰外河去山稍遠奔流直遂視故河加濶然舟楫初無患也厥後水落湍急挽舟者患焉水益落湍益急放舟者益患焉十月以來亂石絕河湍下射高數仞雖虛舟不得上有冒險而下者十覆三四焉於是遠近駭愕大懼春漕弗利曰盍闢諸則嚴寒墮指疇能穴冰鑿石曰盍濬諸則故河成陸復非外河徑直疇能以兩月之力廻彼瀾倒期迫事急予不得已檄都水主事于思濬徐州判官項情召官夫陳畚鍤峙椿草十二月六日興工穿故河以俟行水長七百五十步廣十步深丈有七尺截外河而逼之東兩涯下埽使漸相屬明年正月下旬中流埽未合洪濤激盪不可施功則決之故河奔放衝刷沙隨水流一夕河廣一倍三數日盡復其舊廣凡百步二月中旬截河埽成廣凡百四十步蓋假埽逼水以衝故道又乘水洩以合埽未幾沙涸外河而亂石盡沒焉經流滔滔舟

行如故過而覽者不復知前日爲患之處矣是役也使夫三千給銀一千八百九十兩有奇用物椿以根計穀藁柳稍蒲葦以束計共十四萬七千五百凡七十日而工畢埽法見元史茲不復詳嗟夫滄桑陵谷信有之矣境山此河患我未之前聞也一旦爲患天也不久而患息國家之福諸君之力也予也實幸焉記其事以告來者

評簡老有法

金華文徵

卷之六

三記

三五

境山

夫學田蓋肇自滕元發知鄆州。范純仁知襄邑。各營田以給生徒。時稱養成人才爲多。今天下倣其制有。餼廩以代耕則旣專志而業精矣。又復有田入其租於學而補助之。噫嘻。養士之厚。庶其古道之遺乎。邑學之建遠矣。自有宋開元。至於今。脩舉代見。迄未聞有秒忽之土。豈當事者。拙於舉贏而不逮。及乎噫嘻。重道育才。以儒飾吏者。何寥寥也。歲甲子。督學屠公。贖英申飭教規云。凡學無田者。得倡義增設會郡貳。守張侯書紳攝縣事。則承屠公之意。斥罰鍰五十金。

金華文徵

卷之六

記

三六

李直

易田一區。可二十畝。距學可十里許。歲任上農。可獲租三十斛。推擇諸生。佐邑博而叅主出納之。自是積贏可亾。匱官可亾。變取其羨。可備物用。而凡墘垣地。墉及隕。隨黠黠者。胥可藉之。以葺噫嘻。閱歷歲時。如彼其久也。一旦備之。百爲咸需。美哉。舉乎於是。諸士相率徵記。期以列功垂義。而風來者。夫人有所見。則有所感。故海興望洋山起。仰止過廟。則肅臨淵。則懼。豈非情發於感。而不容自己者乎。則然。諸士闕斯田也。獨無感乎哉。閔子曰。學殖也。不學將落。蓋田以殖而成。穡也。人以學而成。德也。彼勤菑疇而播之。耕澤。

澤。庶綿綿。穫濟濟。斯之謂良農矣乎。乃服其耨不解
于時。雖種之嘉谷。卒登惡莠。以刈穫。則惡用是田者
爲哉。諸士蚤暮誦習。期以砥切聖賢之學。猶農之勤
四體於西疇。然人力已至。雨露潤焉。則善萌茁。性根
舒。本固而未挺。斯之謂良士矣乎。乃逸居廩食。芟柞
培溉之不力。而沮洳之榛茅之落而已矣。夫田而有
秋。饗殮豐於膳。養黍稷歆於蒸嘗。其爲神人利也溥
乎哉。夫學而有獲。擷華而勝實。茹連而彙升。以樹聲
光。暢化澤。禎王國。粒烝民。厥功顧不碩且鉅歟。矧吾
黨文獻甲東南。代有名儒。范香溪。金仁山。二先生實
倡理性之學。迨明則章文懿。董東湖。先文袞。崛起乎
其間。而師承其統緒。復多茂節。蓋勞光於先烈。諸士
固鄉之遺良也。生其鄉。不師其人可乎。良農之子。鹵
莽滅裂。田則汗萊。而父受其訾。諸士不亦預有責也
與哉。噫。嘻。諸士所宜思焉。而有寤道場。而將順之。以
載其美於無窮可也。

評 持論愷暢可誦

聽雲亭記

明李鳴鶴

雙杉直西。石壁之趾。迴潭之涓。巨石纍倚。平若遺趾。潛厓子卽而亭之。屢登屢凭。心融目行。特未有以定名也。一日獨酌微醺。散帙眠琴。若有白雲歛來。相尋伸。或如龍局。或如虎乍泊。棟梁遽闖。牕戶決起。如鶴斜。稍林薄。誘我清風。低昂澗壑。意態縱恣。狂如矜如。就我如狎。去如避。予斯竒之樂。與雲而莫逆也。徑入突出。任之戾契。輒榜之亭。曰聽雲。乃有樵者方過。予而致詰焉。噫。遠情哉。將心境幽澄。萬動息營。靈籟自生。託影流聲者乎。將至人合冥。超有遠形。辯目於

金華文徵

卷之六

記

二八

聽雲

聽職耳以明者乎。且聽生於聲。聲滅失聽。彼雲泠泠。浮游孰憑。靡隙何吸。靡竅何激。漭漭無極。使人荒忽。遠情哉。舒嘯未旣。往若波逝。雖嘲非子旨。而稍涉微義。殆隱者之流矣。

評 冥心入玄悟微無際

宋潛溪先生祠堂記

明戚 雄

我皇明肇開景運維時婺女之墟有大儒出焉曰
潛溪先生宋文憲公偉然一代之宗師所以昭人文
闡學學邈乎不可及已先生諱濂字景濂世居婺之
潛溪幼有異質長益習聞鄉先達緒論以其餘力又
上友古之人寤寐東萊奮然思繼其絕學而何王金
許四先生則風承響接私淑而與有聞焉者也故其
爲人貌溫氣和內誠外恕冲然無欲視夷險榮辱一
不以介意出處之分明孝友之倫篤其發之文則春
容該博若決大川臨武庫光彩逸發若琬琰弘璧陳
金華文徵入卷之六

記

二九

宋濂

于西序而議論一歸于正味之醇如也薄海內外休
問載揚惟協惟一然迄今百五十餘年遺跡榛莽廟
祠弗稱窮鄉末學靡所瞻依以起其濯磨向往之志
非缺典歟矧當皇祖御極之初首起侍從朝夕獻
替密勿而大典章大制作一洗胡元之陋而享諸三
代之上者伊誰之功而可忘所自乎乃嘉靖甲午侍
御東牟張公按浙抵婺詢及先生慨然動念命下有
司爲設禮奠之所時郡丞李君重倅汪君昉雅懷淳
尚從事惟敏乃卽城之南構建祠三楹門垣夾室咸
具前臨大溪爽塏靜幽始事于孟夏朔日不閱月而

告成於是率所屬奉安先生之主而告虔焉邦之人
士爰及稚耄靡不改觀相慶嗚呼風教之有裨治道
尚矣簿書筐篋之勞孰與俎豆尸祝之雅耳提面命
之煩固不若陰誘默化之速也是舉也君子謂有二
美存焉曰表章也風勵也夫惟表章則舊邦文獻賴
以勿墜而古道庶幾有復明之期夫惟風勵則淑人
心回末俗豈待于聲色號令之間而取足哉此識治
體者寧先此而後彼爲世道計至深遠也或曰公之
藏在蜀衣冠體魄存焉今之祀也何居是不然先生
天下士也其事業在朝廷行義在國史學術在論著

金華文徵

卷之六

記

四十

宋登

進以羽儀天下退以淑其鄉人人咸得而尊仰之豈
暇計其衣冠體魄之所存哉抑聞之君子于前賢過
化之鄉踟躕慨念甚者爲之位置表望以想見其爲
人矧先生婺產也神爽颯然不昧鄉人子弟咸在其
樞衣辟呬之列祠之復何疑乎於是郡大夫聞之咸
曰祠以詔後匪文曷宣子爲我遂書于石辭不獲命
乃倣古大招之意復系之詩曰金盆玉壺鬱嶙峋紫
岩三洞涵虛眞篤生異人絕等倫仙華密邇願卜隣
青蘿松桂秋復春公神歸來兮浩無垠華榱礮斷傑
構新丹刻掩映輝城闈歲月盱蠻椒糝陳汀蘭岸芷

雜佩親朝。噉夕月入幕。賓公神歸來兮。笑不嘖。褒衣
常帶滿後塵。取青媿白媒。厥身經師難遇。人師湮龍
門。舊業寡問津。麟角鳳嘴誰見珍。公神歸來兮。覺我
人。

評 如此碑碣何讓古人

金華文徵 卷之六

記

四一

中

聖祖迅逐胡元。晝有趙宋幅員。復軍其胡人故地。因定鷓于燕焉。所以塞諸夷之吭。堂與我中華而門焉者也。然代有胡患。非胡之敢弗遜也。我肘腋之也。輒動輒務。掣繫之故。歲置塞守數秋。益急。乃議諸邊增置帥。而以都御史視師。開督撫府。其最不肖亦領山西。會承其乏也。制又以封疆甲乘糗糧。芻茭俾督

撫一肩焉。斯忝慄者三載。雖累官至左司馬。丙辰夏始有還部之命。全鎮重負于茲焉。釋矣。道獲鹿舍。故嘗飭兵憲署。維時燕趙諸生。舊相與讐。經者無遠近。

金華文徵

卷之六

記

四二

遊運

畢至七月庚辰。衆舉餞于連珠洞。洞前峯嵐環矗。槐檜交翠。微雨旣霽。氛靄朗清。少焉雲歛。霞流天高。日近翔者集鳴者應。植者幽吐者媚。一時洞簫山梵。岩舞樹謳。雜陳錯起。種種成趣。把酒臨風。誠不覺心曠神怡。天解神動者矣。余顧颺言曰。難哉。更三十年來。而未有此樂也。自余登仕版。隨行隊六尺之軀。已委致王家久矣。每奉以徇祿。未有建尺寸之會。尋常登眺。益生不樂。吾何以匹前休。續勝遊。無乃愚辱此佳山水也。頃治垣出天塞。遡三關。蹈絕漠千餘里。得則占忠臣錄一行。不則鴻毛已矣。身雖境上。此心已

千方胡窟而思以擒之。蚤夜亦苦且瘁矣。寅卯兩戰。虜四十萬騎入犯。余躍馬麾戈將士。焱迅湏臾。抱號。嘯戰存亡。只呼吸間。余是時已萬自分也。而寧復知此樂乎。賴主上威靈。兩舉而兩斬其驍帥。俘誠無算。虜竟拔其營以遁。非冥冥者柄之。彼衆且十我也。而我何窘之若捲豕然。不得一逞躑躅。遂北竄以內。宴我西土也。然則今日一丘一壑之樂。非聖天子之賜乎。諸生聞然。作曰。然哉。是可毋賀。因次第舉觴。觴余。余亦以其觴。觴賀者。其善謳吟者。又出余昔嘗授音節詩歌。謳吟余以相酒。不事謳吟者。咸拊掌擊節。鐘鼓鏗若。賡賞噦。只酒洽典酬。彼已各適。余獨客懷。方放吟。魔未降庸。作歌以寫平生之麤豪。云。歌曰。余欲回渤澥之狂瀾乎。疇駕長風。予欲挾日月之浮陰乎。疇躡脩虹。不如遵扶桑以掛弓乎。抑倚劍于崆峒。投此胡于無何之鄉乎。長此樂于無窮。歌再闋。起謝諸生曰。此一飯不忘君者。盍記之。明日瀕行。述以爲記。

評 寫勝游殊自英爽

金華文徵

卷之六

記

四三

遊

章林有隱君子曰徐君廷用於居室之東別築數椽
爲藏修之所落成之日天適雨雪命曰雪齋兼自况
也予歸省自京師過徐君祈予記之予時冗冗未遑
也旣而君之從子吉予之甥也就予而問易焉請至
再義不容已予惟雪之爲物得天地之至清者歟當
其彤雲四霽飛花交墜萬籟寂然纖塵不起但見玉
山售巧銀潢獻竒瑤樹瓊林遠近相映應接爲之不
暇也薄暮風迴酒窓有聲如乾葉墮稍如春虫撲紙
使人聽之歛歛然索索然寒氣襲人清不能寐也其

金華文徵卷之六

記

四四

雪齋

或長烟開霽皓月流彩如入水壺世界如坐蕊珠宮
闕如在羅浮清夢中上下一色浮動混茫不可分天
地爲兩間也旭日麗空簷溜四注水簾珠箔展而不
收乎沙一望如金屑如珠如星點亂撒于氍毹之上
粒粒可拾奪人目精也可淪茗香沁肺腑可讀書輝
生簡冊可鼓琴風月交輝可以壯詩懷吟肩高聳可
以助酒興淺斟低唱窓戶洞開几席明淨襟懷蕩滌
查滓消融吾不知雪之清爲齋齋之清爲雪耶抑不
知人之清爲雪雪之清爲人耶嘗評之夫惟有人之
清然後有齋之清有齋之清然後有雪之清雪之清

鍾于齋齋之清。鍾于人。不然盈天地間皆雪也。君胡得獨擅其名耶。君為人洒落不羈。好讀書。尚節義。凜乎有風人之高致。非塵埃中泚泚者。此其得天地之清者多歟。何其善于自況也。用是泚筆為之記。使讀之者可以想見其為人。

評 資清以化乘氣以霏

金華文徵 卷之六

記

四五

予一日書周易存疑忽筆告禿不堪任有新筆焉泚
墨試之則鋒毫枝分畫一成二雖展轉矯之其勢終
不協于一亟欲棄之又無可代者廼察其所以如筆
工法轉其鋒于掌見衆毫皆柔獨一毫悍然強梗于
其間摘而去之則翕然服矣遂爲善筆嗚呼筆以一
毫之剛而衆毫皆紛然不一強梗之人能敗乎善類
何以異于此哉因作筆記

評 此是鉅論莫作小品觀

金華文徵 卷之六

記

四六

丙午秋仲月省試事畢偕弟述邁姪某鄱陽客楊山人具酒榼爲南山之遊取道勝果始則園垣錯綜涉路濕阻旣曲折至山麓葶力野草蓬蓬如名花闌塞道旁尤善着人衣袂望勝果東偏而登歷殿宇多頽敗竹房數間僅幽整而已轉入勝果山環拱幽蔚闐然似非人間乃布榼出酒果僧獻茗飲杭地泉多醜鹵此泉自岩石冷冷而來聽之已洗渴思飲之味殊純淡衆和曰甘露弗若也遂酌酒飯畢出登月岩亭亭稍壞遂各升占一石又逶邐之有蹒跚不能上

金華文徵

卷之六

記

四七

遊武一

者登御教場場中石十數如芝蘭簇立背向各異脫履陟其巔前面江後面湖衆咸稱快予默坐翛然而已旣遍歷石間觀諸題刻及錢王詩沿山側望峰嶺頓伏若飛龍行空屨之猶欲動躍山背石矗矗怒起若屯兵負旗劔望之森然不敢犯也循狹逕出道多奇石復列跨其上望西湖水鏡瑩然殘荷敗葦點綴洲渚間遊船數艘往來款款樵夫漁子操艇帖帖着水上如魚在沼面上自寶叔壑石磊塊迤北至靈隱皆若濃黛染拂布置高下巧中人意客忽顧予愕然曰吾瞻前則遺後方戀平右而左者復不能吾釋也

吾終日狂顧而不可得一吾奈何吾奈何予笑曰子
以此遊殆矣夫天地之間當其山川合靈群物輔勢
萬象發妍於此之時不以道觀而欲一一而留之則
將魂解神軼而靡所底息且爲物致之不暇又安以
致物惟當我心如鏡彼爲鏡中之物鏡不選形物不
違照仰而觀于天日雲霞之清明子物也俯而觀于
山水草木禽蟲之變動子物也俯仰皆得動靜俱化
然後不爲物役而物可爲吾有也客笑曰子適登勝
果遂證禪諦於是自萬松登振衣亭步來月臺巨石
如螭蟠虬拏路旋折出石罅間衆更迭坐諸石良久

金華文徵入卷之六

記

四八

遊武三

乃下謁先師廟取鳳山路逕歸時稍已疲渴抵舍呼
酒以畢諸興客曰子適所言可釋子滯使子招神魂
而來歸也不然予且將爲魍魎所伺矣因援筆敘其
始末以爲記大抵此日之遊於石爲尤盡云

評

嘗見章氏世藏稿乃陸學士葵日先生所選

今錄刻此首是其集中錚錚者不復錄也

而觀於天日雲霞之清明子物也俯而觀于山水草木禽蟲之變動子物也

其山川合靈群物輔勢萬象發妍於此之時不以道觀而欲一一而留之則

吾奈何予笑曰子

靈洞山去邑之東南十五里從金華山之巔巔峯列
崢嶸三十里而下一山而六洞環之故曰靈洞一
名洞巖山宋學士潛溪記之曰洞有六著名者三白
雲紫霞湧雪又名小三洞一山峻峭峙中後若屏比
衆山高出數百丈旁若垂兩臂而下環於左右中平
廣數十畝前列三山相抱若圭竇然山之跌有泉曰
天池散湧出地中澄澈可鑑肩睫味甘冽冬夏不竭
泉之右山稍半有石高數十丈狀若孤雲一片飛來
棲于此俗呼曰小飛來峯今題曰飛雲稍西一山巔
金華文徵入卷之六

記

四九

五洞

岍多異石藤木盤鬱其上蒼然一巖宋太平興國八
年僧某卓錫茲山建栖真寺邑之高賢逸士若金仁
山張思誠于介翁三先生常遊息於此多吟詠修竹
長松拂雲千霄翳翳不可見日勝甲一邑後以嘉靖
初平廢林木蕭然殆盡惟山與泉石無恙余嘗從二
三友人遊深爲扼腕歲丁丑余出補嶺南過家主人
夙知余有山水之癖願以其山歸之余欣然出所積
大官俸易之未及芟除之嶺南然寤寐常在之也辛
巳從嶺南謫官歸來卽避去山中徘徊顧瞻宛然一
丘一壑可專也於是誅茅治地易前寺趾依最高峯

去天池二十武構樓三間移所載圖籍藏之顏之曰
秘書旁翼兩小樓一宿客一以儲糗樓前爲齋曰三
山齋前爲堂曰六虛環以墻墻棹楔管中翰建初爲
書太史讀書處樓之後有軒曰玉液面山臨池光映
窻几池舊可三尺許僧人祇汲以供厨傳余拓而方
之至尋丈黎惟敬秘書隸天池題金華第一泉于上
由是泉出自山下者盡歸池中池水盛溢出兩旁余
從兩旁導之繞左右室於環墻外開鑿大池方半畝
會左右流于中然後出注深壑曲折泝瀉鏘然有佩
玉聲與林木答響逕紆迴一里而上夾種以松中有
半山亭爲遊人憩息所歸樵往往歇檐語笑後亦廢
今復之稍後有石如蓮花高數十丈爲矚蓮花菴奉
觀音大士由此達溪橋僅半里兩源之水深各十餘
里會于橋下作清淺流兩涯盡植柳或間以桃春遊
遡溪而入人謂不讓武陵云余初入山中偕一二友
人宿僧舍憶宋學士記六洞不可踪跡一樵人報余
山之東踰嶺有洞更奇絕樵牧慣入之遊人罕至且
起持炬偕入穹窿峭峻作蹉跎行底深垂梯而下四
傍壁立皆乳石瑩白如玉滴水若露題詠尚未漫漶
昔人已先物色之較白雲紫霞爲勝何記者故遺之

說者謂寺僧厭多遊人湮塞之故不名然則三洞之名起建寺之後乎是不可考因名之曰玉露紀遊集曰水簾非定名也踪跡二洞皆在左右兩山內三洞皆近寺僧之湮塞匪誣矣余惟茲山靈秀從開闢至宋始建寺豈前此長與他山同榛莽乎歷宋至明五百年又廢余始得鼎新之山川之顯晦固有時耶抑有待耶余自築室山中鑿田疏水種竹樹松樵于山蔬于圃歲收芋栗以代食日惟掃一室設淨几焚香靜坐隨意向明窓誦古書古詩數過輒罷去呼小童汲清泉煮茗茗啜之蕭散步玩泉石徙倚松間竹下

金華文徵卷之六

記

五一

吳道三

翩翩對舞鶴南軒展簾一臥山光滿庭雲容在戶禽鳥關關相和鳴枝頭夜分篝燈獨坐山氣寂然緣慮盡息惟泉聲泠泠從窓中過耳畔客至亦不甚爲禮洗鑪烹茶採芹折葵款之願留者宿之小樓劇談無生話去必送之山亭詠歌而返唐子西詩云山靜似太古余蓋以二年間遊義皇上矣回視數年瀾塵纓迷世網浮沉南北美惡好醜奚啻一夢余方以歲暮沍寒閉關辭客汝南王胤昌奉使江右締道過山房邀歷覽諸勝適余有_不新命胤昌坐而與余談出處事謂宜且應明時出無耽丘壑余笑曰姑置之曷爲

我記之乎胤昌索余一言紀其事遂走筆書之靈洞
山房邑侯喻邦相名之也
評 恍然置我丘壑間

金華文徵卷之六

記靈洞

五二

漢關壯繆侯羽義烈英靈炳蔚萬古而祀典之盛極于本朝慶曆間今香火蒸嘗薄海內外孩提走卒靡不知有侯者獨侯生平終始大節陳壽寥寥數簡缺畧未詳且筆削之正肇造紫陽自朱氏前卽各世鉅儒猶繫統于曹魏則侯之效命先主譚者大都以盡心所事而已其于翊衛炎精恢復漢室之謹繫乎未之有明也迺至東吳諸人名魏仇讐實漢蝨賊自孫策周瑜輩皆不過欲乘時寇寇跨割江表傳之子孫曷嘗有纖忽爲劉之念權旣破操鼎足形成纘圖父

金華文徵

卷之六

記

五三

開卷一

兄志滿意得烏林之役昭烈奮身矢石以啓全荆而權百計忿爭必瓜分而後已此其肝膈底裏固可洞見侯睥睨其人曾斗箐弗若而肯俯與婚乎蓋侯之絕婚孫吳卽其辭爵曹魏方寸昭昭揭于天日迺後人聳聳動以侯躁忽寡謀何也若荊州之失王公元美以先主不當委侯角魏而旁援後勁曾亾一旅之師其失當蔽之昭烈余則以孫氏三世江東士暇卒練赤壁長驅中原岌岌而周瑜敵全吳之甲曾不能乘鋒席銳鏟江北之彈丸比權親率大衆窺伺合肥張遼以偏師一擊隻輪靡返則侯之舉襄圍樊滄七

軍而震華夏。允謂百代之殊勛。三分之上畧。其難其
易。未可以淺薄窺也。當其時。魯肅未亡法。正猶在吳。
軍徐沛。蜀軍秦川。努力同心。犄角大業。則中原之復。
卽侯一人負荷。有餘。昭烈武侯高枕而議禮樂矣。天
不祚漢。仁竄則留操。遷則止。若權若遜。爲鬼爲域。蓋
世之伐毀于垂成。漢事至是。遂無復更。可爲者蓋冥
冥之中。陰若尼之。不待武鄉淪喪而後決矣。然則侯
之存亡。匪侯一身。漢四百載存亡。實侯焉。係而判于
蒙也。長江全據之一言。此余所爲掩卷咨嗟太息痛
恨于吳寇者也。今侯之精爽巍巍赫赫。宇宙亡窮。迴
跡東吳。君臣奚啻犬鼠。獨世人習論成敗。槩侯生平
徃徃若有遺憾焉者。而絕吳推魏。浩然之正氣。穹然
之偉績。習矣弗登。鬱而未彰。余甚憤之。輒因蒲東趙
公命。記侯廟而詳著其說。如右。若堂構之崇隆。待衛
之華煥。與興作之歲月日時。前人紀載已悉。而余方
爲侯鳴不平于千載之上。固亡庸于贅錄也。

評 文有高識。便不寄人籬下。

二酉山房余所構藏書室也書以經類者三千七百餘卷以史類者再倍之子三倍集四倍凡三萬六千卷有奇友人黎惟敬過而樂之題二酉山房云始余受性穎蒙于世事百無一解亦百無一嗜獨偏嗜古書籍七齡侍家大人側聞諸先生談說墳典則已心慕艷之時時竊取繙閱十一二從家大人宦遊燕燕中四方都會故鬻書數也而家大人亦雅負茲好每退食諸賈人以籍來余輒從與其旁市得輒乞取盡讀而是時肅皇帝末年旱蝗迭見大父母復就養

金華文徵

卷之六

記

五五

二四一

京師俸入不足恒乞貸鄉里以故帙繁而價重者率不能致間值異書顧非力所辦則相對太息久之已家大人再丁內外艱余再從還越戊辰復上京師時余年十七始娶亦會家大人官禮部俸入稍優于是極意購訪凡寓燕五載而家大人出叅楚束裝日宦橐囊出長安自是余奉母宋宜人居十載中間以識事入杭者三入燕者再身所涉歷金陵吳會錢唐皆通都大邑文獻所聚必停舟緩轍蒐獵其間小則旬餘大或經月視家所無有務盡一方迺已市中精

纒巨軸坐索高價往往視其乙本收之世所由貴重
宋梓直至與古遺墨法帖並吳中好事懸貲購訪余
則以書之爲用枕籍攬觀今得宋梓而束之高閣經
歲而手弗敢觸其完好者不數寸而中人一家產立
盡亡論予弗好卽好之胡暇及也至不經見異書倒
度傾囊必爲已物親戚交游上世之藏帳中之秘假
歸手錄卷軸繁多以授侍書每耳目所值有當于心
顧戀徘徊寢食偕廢一旦持歸亟披亟閱手足蹈舞
驟遇者率以爲狂而家人習見弗怪也自余爲童子
至今年日益壯而嗜日益篤書日益富家日益貧家
金華文徵入卷之六 記 五六 二四

大人成進士敷歷中外滋久乃敝廬僅僅蔽風雨而
余所藏書越中諸世家顧無能逾過者蓋節縮于朝
晡展轉于稱貸反側于寤寐旁午于校讐者二十年
于此矣山房三楹中雙闢爲門前施簾幙自餘四壁
周列度二十四度尺度皆齊一縱橫輻輳分寸聯合
中邇實四部書下委于礎上屬于椽劃然而條岌然
而整入余室者梁柱棖桷牆壁皆無所見湘竹榻一
不設帷帳一琴一几一博山一蒲團日夕坐臥其中
性旣畏客客亦畏我門屏之間剝啄都絕亭午深夜
焚香鼓琴明燭隱几經史子集環繞相向大而皇王

帝霸之事功顯而贊哲聖神之謨訓曲而裨官野史
之紀錄葩而墨卿文士之撰述奧而竺乾柱下之宗
旨亡弗涉其波流咀其雋永意所獨得神與天遊陶
然羲皇萬慮曠絕卽南面之樂梵天之樂弗願易也
昔人謂醯鷄處甕中茂知六合之大而終日飽食沒
世無聞爲天地間一蠹余自束髮受書卽妄意掇拾
一家追隨百代迺今甫壯而衰亡能萬一自見而徒
以七尺之軀沉痾于遺編敝簡而弗能出則當今爲
二物靡宜莫余過者顧余父子累積之勤嗜好之篤
與諸書之聚余室皆非偶然于是歷叙梗槩所由志

金華文徵

卷之六

記

五七

之山房爲一公案非海內同好不敢以出示也

評

元瑞藏書之富有名江南惜物故之後諸書

盡在劫中讀李易安金石錄序爲之憮然

成化癸丑夏四月妖魃肆虐累旬不雨禾苗以之而
枯稿疫痢因之而熾作民心皇皇憂色可掬五月中
父老進而告曰邑之塗山昔有龍止於其巔時天大
旱官民詣彼禱雨而輒應因立祠祀之今天久不雨
盍往禱焉次日予偕官衆齋沐省責率耆庶詣於龍
祠焚香拜告曰神昔日禱雨有感而廟食茲土今吾
民之命如釜中之魚矣神其致雨以救之神之貌像
祠宇久已湮頽矣當鼎新之以酬靈惠禮畢湏臾雲
氣漫山咫尺莫辯人物際晚雷雨如注次日又雨而
至三日霖霖優渥平阜均足禾之枯稿者以甦民之
疫痢者以瘥歡懌之聲騰沸遐邇神之感應如鼓蒼
桴矣由是西成所獲倍於常歲民之足於衣食皆龍
之所賜也思何溥哉今年夏五月予欲酬宿諾乃捐
俸爲倡而衆官與民之尚義者皆樂助金資乃倩工
市材而經營之其正殿三楹前堂三楹東西兩廡各
二楹凡其棟梁瓦石之類一切撤其朽毀而修建之
神像之剥落者刮垢而新飾傾毀者扶整而重塑祠
宇之與神像翼如煥如巍然出於塗山之表予酬龍
之心於此而始遂龍福民之靈於此而益顯矣六月

既望乃落成之日予剖羊刺豕以告神特紀其事之
顛末并歌詩一章以爲椒漿之侑云其詩曰
春風扇暖啼布谷。農父催耕叱犍犢。禾麻樹藝已及
時。遠近郊疇藹雲綠。祝融司令天亢陽。龜文田析禾
枯黃。農父看禾泣揮淚。今年飢冷何堪當。文官武官
憂民瘼。老弱忍見填溝壑。齋沐省責禱龍祠。願賜天
瓢翻一勺。神龍駕雲海上來。金蛇電掣鳴轟雷。霈然
一雨至。三日枯禾生意津津回。農父鼓腹歌阡陌。今
秋獲穀千百石。甌塵洗淨茅柴炊。盈盈香飯翻匙白。
農婦倚門喜欲狂。手指桑麻高過墻。拂磨刀尺好裁
布。兒孫箇箇穿衣裳。我縮銅墨牧茲邑。但願生民足
衣食。民不號寒不啼飢。寸心彼此同歡懌。龍能相我
福我民。酬恩廟貌當重新。歌詩命工勒珉石。用昭神
貺千千春。

評 味其辭旨猶有惠養至意

金華文徵卷之七

明 金華司李滇南馬龍阮元聲無聲甫

金華令西蜀忠州高一倬雲章甫

選評

金華學博浙鄞楊德周齊莊甫輯訂

弟子員戴應鰲編次

論

秦論

宋唐仲友

天下有不勝防之患。亦有必可防之理。不得其理。多為之防。適足以啓天下之患。不可不察也。昔者秦皇可謂密于防患矣。天下之患不在諸侯。則在權臣。不

金華文徵

卷之七

論

一

在權臣。則在宗室。外則有夷狄之侵陵。內則有姦雄之窺伺。五者古今之通患也。秦皇以并吞八荒之氣。震疊六合之威。并天下而一之。將傳之萬世而不絕。於是罷侯置守。以絕諸侯之害。尊君卑臣。以削大臣之權。踈戚屬以弱諸侯之勢。南取百粵。北築長城。而却匈奴。以止夷狄之侵。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鏃。以杜奸雄之變。秦皇之心。自以為子孫帝王無窮之業矣。然而趙高刀筆之材。乞巧攜養之屬。盜美國柄。殺適立庶。制天下之死命。扶蘇以冢嗣之資。蒙恬以宿將之重。迫于咫尺之詔。頰首

就戮而不敢抗。勝廣珉隸之徒。甕牖繩樞之子。振臂大呼。豪傑響應。竝起而亡秦。族章邯。以百勝之兵。王離以世將之畧。挫于秦漢之鋒。輿尸面縛。而不能禦。此豈始皇預防之不及哉。所以防之者。非其理也。天下之勢。猶一身。五藏之動。六府之變。必有偏勝之處。然後疾病生焉。倘吾之元氣不失其養。又得良醫以進其砭劑。雖有陰陽之寇。而無死亡之憂。如其不然。徒欲預爲之備。今日進某劑。平某藏。明日投某藥。治某府。疾未生。而元氣已耗。外邪客氣乘虛而入。復使庸醫理之。幾何其不喪生耶。民心者國之元氣也。賢材者國之醫師也。善防患者。脩德以固民心。擇賢以遺後嗣。而天下之患。皆非所憂也。今秦不然。自商君之法。行專以刑名督責。爲政。白起之戰。勝專以斬刈殺戮爲事。始皇得志。偃然自以爲功高。三代業盛。五帝乃焚詩書。殺學士。以危黔首。重賦歛。興力役。以毒天下。耦語者誅。誹謗者族。民不見德。而刑戮是聞。朝無賢臣。而奸諛是任。秦之元氣既耗。而醫師已亡矣。一旦疾病交至。魚爛而不收。將誰使救哉。嚮使始皇。平一海內之後。衆建宗室。以庇本根。分封功臣。以爲藩輔。廣收六國之英。豪擇其忠賢。以共憂民。患然後

解去密網。行先王之仁政。蠲除橫斂。復什一之中制。戢干戈。橐弓矢。以息瘡痍之民。發倉廩。散幣帛。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徭少事。以佐百姓之惡。敬老慈幼。以革媮薄之俗。使晉天之下。元元之衆。驩然各得其所。欣欣然知戴其止。雖有田常之臣。不敢竊國之靈。蚩尤之徒。不得使爲亂也。藉令患生於不可測知之。間則賢智之士。相與戮力。順民心而去之。譬諸摧朽。必不勞力矣。釋此不爲。乃欲以區區智力。絕天下未形之患。一敗塗地。何足怪哉。且以周之初基。天下之患。莫急于商民與諸侯也。方且封國八百。因商民以立武庚。未幾而三監淮夷徐奄之亂相繼。而作武王之防。患似若疎矣。然而豐鎬之業。安于泰山。卜世之長。終過其歷。是無他故焉。周之先王。積德累仁。在民心者深厚。又有周召毛畢之徒。相與維持而扶翼之。故不庭之患。不足爲周之深患也。後之欲防患者。借周秦之事以觀之。則思過半矣。

評 此識議視長沙過秦論真堪伯仲

論語論

宋唐仲友

論語者孔門弟子所錄講論之語故總謂之論語漢初有齊魯之說齊人傳者二十二篇龔奮夏侯勝魯扶卿蕭望之之徒傳之古人出孔壁與魯論同惟分子張問政一章爲一篇故有兩子張凡三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同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馬融爲之訓說張禹本授魯論兼講齊說合而考之剛除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爲定號張侯論周氏包氏章句出焉鄭康成以張侯論爲本叅考齊古爲之注魏陳羣王肅周生烈皆爲義說何晏集諸金華文徵八卷之七

論

四

論語

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爲改易謂之集解齊論遂亡古論篇次亦不復見梁皇侃本晏集解兼取晉江熙集衛瓘等十三家附以諸儒訓釋名字出十三家外唐賈公彥韓愈爲之註疏皇朝邢昺奉詔刊定本晏集解刊校侃疏約而脩之賈疏韓注不傳於世筆解托之愈及李翱非其本真自昺疏後論語之說益多程氏發克己一貫之學繼之者紛如矣孔子抱帝王之道當春秋之際無位以行設教洙泗之上弟子頗從之游而觀於周反於魯不用則適諸侯反復齊衛杞宋陳鄭楚蔡之郊雖所至之國必聞其政

名卿大夫執贄問道終不能聽多致困危聖人樂天知命不失其時而四方弟子歸之益衆其徒三千達者七十蓋相與問答講明是道抑揚高下長善救失譬諸造化隨物賦形精麤本末纖悉該備子貢譬之官牆有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然可得而聞者夫子之文章而已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顏淵喟然之嘆曾子一貫之唯庶幾及之然聖道曲成小大各得學不躡等教不陵節得其片言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皆可求至聖人之域夫子既歿曾子有子之門人慮門人各有傳授源遠而未益分所傳者駁因與聖道

金華文徵 卷之七

論

五

論語

舛馳乃相與論集夫子與弟子及時君世人答問并其所常稱誦應事接物容貌禮節間以諸弟子善言行事不悖聖人之道者畧以義類相附謂之論語凡二十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粲然著矣學者能以心會於一言有所悟解卽爲入道之門所到淺深則視學力之勤怠心之作輟漢儒數十家大抵訓詁通而已以爲聖道深遠未易以言語發明畧著大義使學者自求而自得之也近世釋者極力探討各以己意爲說以爲聖人之道盡在是他所說者皆非則過矣善乎司馬公之說也曰

經猶的也。一人射之不若衆人射之。中之爲多也。然則羿能百發百中而不能禁他人之中。何者的不獨爲羿設也。道未始私于聖人。聖人未始私于後學。則凡中乎的者不必皆后羿之矢也。取其中乎的者舍其未中者不敢自謂取舍之當。可以傳學者始以開顯蒙可也。雖然吾猶未免于蒙也。亦資衆人之見以自訓而已。

評 末段不朽

金華文徵 卷之七

論

六

論

漢藝文志儒家孟子十一篇至趙岐謂外書四篇似非孟子本真獨條理其七篇爲之章句分爲上下凡十四卷孟子書之本末岐言詳矣未爲深知孟子者故其言博大尊顯而未得其精微蓋孟子之道自荀卿不能知之方列諸十二子謂之罪人卿以性爲惡禮爲僞其非孟子則宜漢楊子雲唐韓退之皆尊孟子子雲稱其知言之要知德之奧又稱其勇于義而果于德若深知孟子者退之謂孔子傳之孟軻孟子醇乎醇孟氏功不在禹下可謂推尊之極至論優入

金華文徵

卷之七

論

七

孟子

聖域以道鳴則未免與荀等列孟子自明誠而之極致者也聞聖人而師之雖得子思之正傳而不聞夫子之親授其視顏魯爲難卓然獨立于微言已絕百家竝起之際守夫子之道見于言行無毫釐外馳學而知之造乎聖人之域未有能先之者子雲知足以知孟子之汗退之謂孔子傳之孟軻功不在禹下信然類之苟卿褊矣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孟子以之非卿之所能及也子雲思苦言艱有見乎與要而自病其允蹈之未至遯尾之厲于勇蓋有羨焉至闢塞路欲自奮于勇果者故其稱美之

言云耳退之排釋老不避死故尊孟氏竊有志焉至于深見性命之本子雲退之瞠若乎其後矣自荀楊韓不見性命之本異乎孟子之論後儒因謂孔子止言相近子思謂之天命皆不指言其善自孟子指言而啓三子之異論悲哉何考之不詳而不知孟子之心也孔子之時大道雖隱而異端未熾戰國之際不勝異說矣公都子之問性無善無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其說蠶起如此則發明性善孟子豈強爲之說哉因其紛擾昏迷乎善不善之際故以一定之論發醯雞之覆明人之皆可以爲

金華文徵 卷之七

論

八

五十五

堯舜使人爲可勉而天理不滅豈好辯哉子不得已也惟善不善混而不明故明告之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惟性命離而不合故明告之曰性有命焉命有性焉君子不謂性命自二說之開明而易繫中庸昭若日月誠知萬善具于一性舜跖同于一天味色聲臭安佚隨所寓而無求仁義禮智聖人率吾性而可至尚復有鷄鳴而爲利犬放而不求者邪開明萬世之功參于六經豈若性惡善惡混性有三品之說反觀一心尚如暗室者邪趙岐謂孟子通五經尤長于詩書又謂大賢擬聖而作書則象論語取其旨

意合同者類而列之尤未爲知孟子者孟子願學孔子乃在于聖之時八卦始乾而終艮乾之進退存乎艮之行止動靜時之謂也故于孔子不求苟同亦不苟異辭受去就惟道是從幾若夫子之無可無不可者浩然之氣是乃乾坤之專直翕闢其學蓋深得于易擬議以成其變化者也故言行之發醇乎醇其仁義也微乎微其性命也謂其通五經尤長于詩書是以文求之而未知其意以漢儒待孟子者也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旣歿其徒公孫丑萬章之徒相與記軻所言焉耳退之此說較諸趙岐則象論語之言見

金華文徵 卷之七

論

九

五十五

識殊矣嘗以太史公書考伐燕之問乃在湣王凡孟
子之書言齊王者皆湣王也其稱宣王問取燕者皆
當爲齊王傳之誤也宋之稱王乃偃之自立是皆亡
國之君也而孟子且爲卿焉爲其大夫言焉以滕之
褊小猶勉以爲善國豈非聖人之意以人之性善亡
者可存小者可大而不忍絕人耶孔孟伊周同乎一
心故夏桀衛靈齊湣宋偃在所不棄茲其所以爲大
也說者譏孟子言湯武異乎孔子宗周之意是豈知
聖人之時也哉周衰而欲興之本心也周不能而望
魯魯不能而望齊晉齊晉不能而望秦夏舒之誅伯

舉之役雖吳楚不絕也詩曰天命靡常商士膚敏裸將于京天下乃天下之天下豈一人之天下哉七國各據千里而王以塗炭其民非有如湯武者決鳴條牧野之戰尚有倒載干戈之期邪湯武之師不舉而秦以力攻得之天下竝起而亡秦漢假湯武之跡而遂收之事半古人功必倍之孟子不忍斯民之禍而言可謂驗矣彼迂儒之言何必病哉本朝王安石尊孟子以配孔子而以財利變舊章如人尊其祖父之象貌而叛其訓者司馬光惡安石可也而作疑孟至欲推揚雄以先之雖不顯言其意如此此如見子孫

金華文徵

卷之七

論

十

五十四

尊其祖先而其術不善併與祖先而疑之是楚齊得失之論也尊孟子如子雲退之則可矣而獨于性命之本有所未達程氏知孟子之大而謂其未醇則亦昧乎性善之說云耳然則何以處孟子曰灼見乎性命之本大醇乎仁義之說學力之極致聖人之正宗中庸曰惟天下至誠爲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若孟子者學知而至乎覺利行而至乎安深造之道而及乎取之左右逢其原大不足以盡之進乎化而猶可知者歟

評

卓絕之識不如此安足表章聖賢宮墻

昔伏羲氏受河圖法象天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觀鳥獸之文土壤之宜生著倚數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因而重之爲六十四爻黃堯舜通變盡利皆取諸卦周官太卜有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楚左史倚相能讀八索蓋上世遺書八卦之說文王拘羑里序卦始乾坤終未濟分上下篇繫辭焉是謂周易周公作爻辭孔子作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以黜八索門人子夏爲之傳周末疇人子弟金華文徵卷之七

論

十一

易一

分散更秦焚書周易以卜筮獲存連山歸藏惟載筮占莫能知其真僞自商瞿受易孔子五傳至田何漢興易有數家之傳何易以卦爻彖象與文言說卦等離爲十二篇說者自爲章句何授丁寬後有施孟梁丘氏列于學官京房自言受易焦贛贛言得之隱者第述陰陽災異別爲京氏學嘗立復罷費直傳易本皆古字號古文易無章句專以彖象文言參解卦爻凡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劉向以中古文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高相易亦無章句傳說陰陽災異自言出丁寬二

家止傳民間後漢立施孟梁丘京氏費高未得立陳
元鄭眾皆傳費氏馬融鄭康成荀爽魏王肅王弼各
爲之傳註彌註亦用卦爻彖象相雜之經自是費氏
大興至西晉梁丘施高氏書亾孟京氏有書無師江
左諸儒竝傳王弼弼不註繫辭以下相承以晉韓康
伯註續之河洛猶祖康成至隋王註盛行鄭學遂微
唐詔孔穎達等撰正義雖博採衆說而主申王學後
李鼎祚以鄭王皆滯一偏乃合康成以來三十餘家
爲集解終不顯行國朝易家大抵本王註孔義叅以
已說象數之學始自陳搏稍復派別更相詆訾學者

金華文徵入卷之七

論

十二

易二

罕傳初漢楊雄擬易作太元後儒復有洞極元包皇
極經世潛虛之屬雖叅差不齊皆易之支流與苗裔
夫易道深矣人更數聖辭變象占四者具焉去聖既
遠傳者失其本真術數煩碎學徒厭棄所尚止辭而
已然易於六經獨全天地之義人事之變萬物之理
蓋彰彰焉雖說者各自名家折衷於夫子其是非不
可誣矣易之爲義變易不易竝行而不相悖者也由
其不易故能變易惟其變易是以不易道在太極之
先生生不窮亘萬世而無弊孰知其始孰知其終天
地之所以爲天地萬物之所以爲萬物一動一息無

非易者。今所謂易。特其書耳。書之未作。道未嘗損。書之既作。道未嘗加。道無加損。易何爲而作乎。聖人有憂乎斯世也。元氣運乎兩間。物得其偏。人得其全。故能參天地而用萬物。一性之中。此道具足。率性而行。何往非易。然而氣運無積。稟受不齊。四端雖均。昏明萬品。不可謂異。不可謂同。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後知後覺。有資乎先。面命戶曉。勞而不給。易之作。否道無加損。而見道者有加損。故聖人不得已也。道者體常而盡變。愚夫可以與知。聖人有所不能。伏羲之憂患。雖不可得聞。至于文王。姜里。周公居東。孔子歷

金華文徵入卷之七

論

十三

易三

聘。自古遭變。未有若三聖人之深者。生知安行。猶曰不易。因已之困厄。念民之顛蒙。日用飲食。尚有迷而不知者。易之不作。則洗心同患。其能兩全乎。卽此以推伏羲之心。其可知矣。易道無窮。言意難盡。聖作既久。世變愈多。伏羲之卦。具矣。猶有未諭。孔子不得不辭。文王之辭。備矣。猶有未諭。周公不得不爻。周公之爻。明矣。猶有未諭。孔子不得不翼。十翼既作。易道大彰。賢與不賢。識有大小。無非易者。講師傳註。各以所識發明而已。故知作易之本心。是爲學易之門戶。聖人之意。大槩明變通之道。使天下避凶趨吉。歸于不

易而巳。凡易之言吉凶者曰如是而凶如是而吉不可得而違也。曰如是而吉非曰不可以凶反乎此則凶矣。曰如是而凶非曰不可以免反乎此則可以免矣。故易本于數寓于象以明乎道者也。卦為時爻為位當是時居是位如是而吉反之則凶如是而凶反之則免此則聖人開導萬世之端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神而明之默而成之雖夫子不能以言辯故易有常典而不可為典要在人而已。至於象數之與變通之不一未可悉數具于別說茲特舉其大綱耳。

評 明作易之本心大是羨墻四聖人語

金華文徵 卷之七

論

十四

易四

易之不一未可悉數具于別說茲特舉其大綱耳

易而巳。凡易之言吉凶者曰如是而凶如是而吉不可得而違也。曰如是而吉非曰不可以凶反乎此則凶矣。曰如是而凶非曰不可以免反乎此則可以免矣。故易本于數寓于象以明乎道者也。卦為時爻為位當是時居是位如是而吉反之則凶如是而凶反之則免此則聖人開導萬世之端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神而明之默而成之雖夫子不能以言辯故易有常典而不可為典要在人而已。至於象數之與變通之不一未可悉數具于別說茲特舉其大綱耳。

書者古君臣胥訓告教誨之辭皆其事之大而書於策者主於記言掌在右史孔子觀周得四代之書討論斷定自堯迄秦凡百篇帝王之制備矣中遭坑焚道隱籍滅漢興伏生口傳二十九篇古文出于孔壁孔安國以隸古定并序五十九篇引序各冠篇首定五十八篇號古文尚書上之書府受詔作傳會巫蠱不以聞諸儒所傳授皆伏生書由是有今文尚書之號今文秦誓一書河內女子所獻言白魚流火之瑞自董仲舒司馬遷相如皆信據之百兩篇出張霸折

金華文徵

卷之七

論

十五

仲書一
三九七

合二十九篇爲數十又採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凡百二篇末幾書黜諸儒頗有好古文者劉歆杜林鄭興之屬傳之賈逵馬融爲作訓傳鄭康成亦爲之注然皆二十九篇而已晉杜預集左氏解凡在伏生書外皆謂之逸書是預亦不見古文也及永嘉後伏生學絕東晉豫章內史梅願始奏安國之傳闕舜典一篇以王肅注伏生書補之齊建武中始列國學至唐明皇不喜隸古始更以今文行于世而藏古文伏生之學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章句相傳至數百萬言迄

晉而書亡孔傳始出尚與鄭氏並行至隋而鄭氏微

虞王觀中諸儒定正義宗孔傳明皇更今文易頗爲
陟孔傳獨行迄本朝願寧中王安石受詔作傳多與
孔異又用字說分析小文儒者厭之更好孔義安石
傳行數十年寢以微息而書不勝異說漢儒見古文
爲訓傳止二十九篇計在決科安石傳行孔義幾廢
士學經爲道而趨時好類如此夫書政事之記雖文
爾雅要之上下相勅主于開諭據經文反覆之坦然
明白雖傳注章句亡闕孔學獨存而書之大義畧可
觀矣庶事萬幾細大畢舉固未可一言該至於奉順
天地敬育民物反身脩德任賢去邪作民父母以爲

金華文徵 卷之七

論

十六

仲書三
四十二

天下王者帝王一轍而君臣更相責望之意大氏在
是以序文觀之思過半矣典謨訓教誓命後儒益以
征歌責範非也征誓也歌範皆訓也貢謨之屬也六
體備矣古之君不敢自謂不能而欲盡君道古之臣
不敢謂其君不能而欲盡臣道亦不敢愚其民謂可
智籠力使而必欲其心悅而誠服也故推其至誠之
心發于都兪吁咈丁寧告戒之際以相可否以相始
終以相開益以相保惠無非大公至正之心而無一
毫之私意小智夫是以上下相信相親以爲唐虞夏
商周之盛雖有聖賢時有汗隆其道一也從之則治

則安。則榮。違之。則亂。則危。則辱。以陷于死。亡。萬世之鑒戒著矣。生而知之。安而行之。堯舜禹湯文武也。學而知之。利而行之。啓中宗高成康也。困而知之。勉強而行之。太甲穆王也。困而不知。反以極于危亡。太康桀紂是也。始乎堯典。終乎呂刑。書之義備矣。必繼以平王。魯秦之書何也。王道之闕。聖人有望乎此也。平王之命。猶有周也。奈何其不自強也。費誓所以屏周也。奈何其子孫莫之繼也。秦誓悔力而反德也。奈何其不踐言也。齊晉霸矣。聖人無望望焉。三書可王而不爲也。其國猶存焉。存三書以望乎三國。而闕斯民。

金華文徵 卷之七

論

十七

仲書

也。聖人定書之意。尤切於此。湯以亳。文王以豐。地方百里。而可以王。周魯雖衰。未貶于百里。秦則過之矣。秦周之舊也。變德而力。易禮而刑。幾復而不能。文武之道墜矣。書於是乎終。見秦之猶可復乎周。而况他乎。帝王之道。於是乎不墜。故書之斷自唐虞者。易知而終乎三篇者。不可不辯也。昔之言書者。有渾渾灑灑。灑灑之異文之世。變固如此。然所爲言者。不同則辭亦異。爲聖賢言。易簡而溫厚。爲中材言。深切而丁寧。爲衆人言。懇惻而繁悉。觀其所爲言。以探其君臣之心術。其大公至正。一出于至誠者。庶幾見之。至其

政事之纖悉。道德之精微。一言之間。悉有深旨。未可
以訓詁盡者。又在學者默而識之。孟子曰。欲爲君臣
皆法堯舜而已矣。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于王前。此
書之綱也。

評 考據精核。表章詳明。鉅儒之文。

金華文徵八卷之七

論

十一

春秋論

宋唐仲友

古史各有名魯史謂之春秋孔子閔王室之衰歷聘列國不得伸其志反乎魯而脩六經脩其文以寓王法不更其名所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者也頌息雅變王詩降而爲風平之未隱之始也絕望于平託始于隱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乘楚禱杻魯春秋名不同而其爲史一也曾官書之爲史孔子脩之爲經寓王法焉史所不能與也故曰其事則齊威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凡春秋之大旨不出於此然夫子在匹夫之位而操天

金華文徵

卷之七

論

十九

春秋

子之權慮深意遠門人不能預各以已意傳授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知我春秋罪我春秋自夫子歿距秦數百年以口說脫于焚滅公羊最先出胡毋生爲之師穀梁次之至論石渠乃立學官左氏後出劉歆好之諸儒疾之如仇陳范爭論東都賈逵繼之而左氏稍伸至晉杜征南預爲集解纂例以發明之左氏稍彰公羊之學定于何休范甯爲穀梁集解謂三傳互有短長唐孔穎達爲左氏正義穀梁疏揚士勛別作公羊疏不著其名或曰徐彥至本朝邢昺是正三疏始行蓋春秋之說五家鄒夾廢于漢三家竝立以

迄於唐至啖趙據刪三家不本所承自是而後春秋
不勝異說本朝孫明卜復始爲尊王發微一以王法
繩之諸儒好之而春秋之法益密夫春秋紀事事實
而後書法明三傳釋經借曰未 執一論至于載事
左丘明爲實魯史齊人家人之與隣里其見聞固異
也夫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當是時美刺形
于詩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以至于大夫陪
臣當是時詩亡而春秋作數百年或事之本而其驗
在數十百年之後或本末具而闕前後數公之事若
不通春秋之意首尾互見則執一語而斷以王法法

金華文徵 卷之七

論

二十

春秋三

則嚴矣其如春秋何春秋之意三傳未之或知况啖
趙乎片言隻字必繩以王法其說甚美而聖人之意
未必如是僅如酷吏之用無一毫之貸而已夫意之
忠厚莫如詩者詩亡而春秋作則聖人之意固可知
矣以王法言春秋殆類乎操切繩墨者春秋無義戰
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此善言春秋之意者也春秋之
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
此善言春秋之法者也屬辭比事此善言春秋之體
者也左氏載事得實春秋之案牘也譬諸用法後人
莫得其意得案牘而考之猶庶幾焉舍案牘而臆測

之豈無偶合于用法之意。而其事已不可考。是則公穀已矣。公穀猶爾。况啖趙乎。况後之諸儒乎。據左氏以觀春秋其書事之末若胥命于蒲者尚不知其始也。其書事之本而其効見于春秋之後若晉之三卿齊之陳氏左氏猶得而載焉。公穀蔑如也。其本末皆在春秋。若蕭叔朝公終于楚子滅蕭作丘甲繼之作三軍舍中軍而季文子三思乃爲檀魯之計者。悉據左氏而可見。公穀舛矣。守二傳者如荀楊之言性據刪三家者三品之說也。謂左氏不得聖人之意。吾無憾焉。舍左氏而觀春秋無乃不知而作者乎。學者據

金華文徵入卷之七

論

二一

春秋

左氏之事實。參春秋之本末。其不在左氏者。其前推之詩書周官。其後參之司馬氏。得其實。然後言聖人之意。庶幾不至捕風捉影。而繪畫鬼神之形相。縱未得聖人本意。觸類而長之。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莫不有夫子之道焉。君子焉不學而亦何嘗師之有。

評 左袒左氏固是功臣

天下之易知者莫若性難言者亦莫若性性者生之質人所受之於天者也性不可見而寓於心隱於吾心而求之性豈難知哉然性之端甚微而其動則雜出於情欲之間自其外而觀之性與欲始不可辨此言性之所以難也昔者夫子嘗言性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子思嘗言性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二聖賢之言固已較然明甚故孟子祖述其意專道性善以曉天下當時若告子者屢爲異論終見絀於孟子至荀卿乃有性惡之說至楊雄乃有善惡混之說至韓愈乃有上中下之說孟荀楊韓皆大儒而言各不同後人莫敢輕議而性益惑矣吾於四子之說竊有取於孟子故不得不助孟子而與三子辯木之生也有榦楠有樗櫟爲舟爲器爲弓爲輪之不同而曲直之性則一水之流也有河海有行潦爲澤爲沼爲泄之不同而潤下之性則一人性亦猶是也今見人之有智愚中人因謂性有三品則水木之性復有幾品乎此韓子之失也炎上者火之性厝諸層臺之巔可使趨下就下者

金華文徵八卷之七

論

二二

性論一

水之性激之數仞之谷。可使在山。人性亦猶是也。今見人之有不善。遂以爲善惡混。然則水火之性亦上下混乎。此楊子之失也。至於性惡之說爲害尤大。性本善也。而以爲惡。善本誠也。而以爲僞。然則朱象乃其本真。而堯舜出於矯飾。爾且世之言性惡者。皆以象藉口。吾觀象之行事。適足以見性之善。不知其爲惡也。象之謨蓋舜也。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鬱陶之思。以僞爲也。忸怩之顏。以誠發也。欺形於言。愧見於色。象之本心固知僞之不可爲也。其性豈不善哉。使象而性惡。則欺舜之言居之必

全華文徵卷之七

論

二二

性論三

安。何愧之有乎。易言天地之情。則於咸言天地之道。則於常。至言天地之心。必於復。蓋方群陰剝陽。而至於六陰之用事。則天地之心。或幾乎隱。及一陽動於下有來復之象。則天地之心。始可見矣。人之誘於物也。何異乎陰之剝陽。及其俄然而復。亦一陽之復也。象之忸怩。蓋其復性之際。復則不妄。至誠之道也。善言性者。當於復觀之。

評 持論之正流暢痛切令人蓬心盡開

爲學之道在於務實而專心務實則可用專心則有功此學之大要也。畫地爲餅無救於饑紵絮三千無益于寒。學而不務實其無用亦猶是也。奕秋小數也。專心致志而後有得。承蜩末技也。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學而能專心其有功亦猶是也。古之學者用心貴乎至誠不以好高自欺。操行貴乎篤實不以立異駭俗。造道貴乎力行不以空言惑衆。爲文貴於濟用不以華藻相尚。用其長不强其所劣。得於此不慕其在彼。終其身而不倦。世其業而不易。是以學必可用而

用則有功。後之學者其材未必如古人也。而欲爲古人不可到之事。凡世之所謂可貴可尚者必欲兼取而盡爲之。其學荒唐而無統。其言夸誕而無當。其行詭譎而不情。其心矯僞而不慤。平居聽其議論若無所不能及。措諸事業每每不及古人。萬分之一。此患起于好名而不專也。三代盛時以德行道藝教民。以詩書禮樂造士。人皆自盡其材。以力於學。其大而爲聖人者固已無所不通。其次爲賢爲士君子亦各以其所能表見於世。下而醫卜祝史之流皆世其業。雖至衰世其子孫猶能守先王之典。籍各舉其職。見於

答問之間若卜偃知畢萬之後醫和視晉侯之疾史趙知絳老之年祝鮀言三叔之分皆後之賢士大夫有不能及其他若卜丘父史蘇盤緩之流發爲辭令蔚然可觀者又不可勝數彼見於春秋猶如此而況於先王之盛時乎吾夫子之設教也門人弟子或可使南面或可使治賦或可使爲宰或可使與賓客言皆至誠可用之學列爲四科若德行若言語若政事若文學皆得聖人之一體終身守之而不變孔門之學三代之學也厥後學者異於是矣數萬之辭五車之書。雕蟲篆刻。風雲月露之詞。骯骯不經。恢詭奇怪。

金華文徵卷之七

論

二五

學論

之說並行於世而學者之精神耗於虛交禮樂之制軍旅之事星氣律曆河渠地理之學射御卜筮術數技藝之家日失其業而天下之治功日不及古求如春秋之人材已不可得而況其他乎雖然無惑乎後之學者不及古也古之取士必曰真賢實能後世之取士乃專以無用之虛文古之用人必曰度德定位後世乃自百職至于三公使之更進而爲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是以浮僞之士類以大學自居實用之材多以固陋見笑嗚呼無惑乎後之學者不如古也

評 布泉菽粟實用之文

金華文徵八卷之七

論

二六

學論三



布泉菽粟實用之文

古之學者兼於藝後之學者恥於藝周官之教萬民以藝養國子也以六藝王官之官府則宮正教以藝國子之遊倅則諸子考其藝子生則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六年教之數與方各八歲入小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三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而冠始學禮舞大夏此其教之序也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春誦夏絃秋學禮冬讀書此其教之時也古之學者其兼於藝可謂勤矣後世不然禮樂不素習曰吾將求其義射藝不屑爲曰吾將專於文書數不求精

金華文徵

卷之七

論

二七

道藝

曰吾將志其大見簠簋籩豆牲牢珪幣之陳曰彼有可存焉觀鐘鼓管磬干戚羽毛之設曰彼太師掌之至於祝史射御醫卜百工之事則曰彼皆執技以事上出鄉不與士齒者也此後世之士所以耻于藝也嗚呼周公大聖人也而曰多材多藝孔子大聖人也而曰執射執御况下于周孔者而可耻于藝乎學者猥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吾當學德行而已烏在其爲六藝是特知聖人之言未知其所以言也聖人之爲是言不欲學者之專於藝而欲其兼於藝不欲學者爲藝之藝而欲其爲道之藝

也。道散乎形氣之間。無乎不在。故六藝之中各有道焉。先之教必曰道藝。蓋取乎有道之藝。而不取乎非道之藝乎。嗚呼。吾不得見盛周之道藝。而尚得聞衰周之道藝。趙簡子問揖遜周旋之禮。子太叔告以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景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泠州鳩告以保樂愛財之道。每射一人掩其目。如工尹商之仁。羞與射者比。有如王良之正反。正爲乏。伯宗以知豐舒之亡。皿蟲爲蠱。醫和以知晉侯之疾。萬盈數也。卜偃知魏之必大。世數末也。史趙知陳之復。封此皆藝之近于道者也。若乃居喪而求爨器數典而

金華文徵

卷之七

論

二八

道藝

忘其祖。知悼子在堂。而聞鐘聲。誇七禮之拔。則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于戰。憤羊羹之偏。則曰。今日之御。我爲政。圖用瓚之利。則曰。不用吾言。鄭人將火。此皆藝之戾于道者也。學藝而戾于道。誠小人也。學藝而近于道。不亦君子乎。顏淵之言曰。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窮其馬。孟子之言曰。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射御一藝。爾顏子以之得御民之道。孟子於此。悟聖智之理。道之於藝。果何所不在耶。夫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善學者。志夫子之言。以求顏孟之得於道。藝其庶幾乎。評道不廢藝。眞見道語。

自道釋之說熾於中國使吾人民不蕃田疇不闢財用不足甲兵不堅土木無度而奇巧之技衆男女怨曠而滯辟之罪多其害比之百家數十倍矣然猶不足與之辯所不可不論者陷溺人心之甚也天下有君子有中人有小人而道釋之說皆有以中其欲報應禍福足以惑小人超陞解化足以移中人清淨寂滅足以疑君子小人曰吾罪惡貫盈飯僧可以免吾孽戾山積焚章可以禳不惟可免又可以致福不惟可禳又可以增美吾何恤於爲惡何憚于事釋老乎。

金華文徵

卷之七

論

二九

釋老

中人曰吾學釋而成可以出入死生吾學道而成可以長生久視與其溷濁世處塵俗孰若自在而遊樂國乎與其同朝菌友蟪蛄孰若蟬脫而登蓬瀛乎吾何爲而不從釋老也。至於君子其識必異於衆人則又曰吾不取其教而取其道吾不觀其外而觀其內蓋其說深入乎性命死生之際而周盡乎天地鬼神之理頗與吾周易合。至於披析示人則又優於儒書吾學之可以直造其本源而不勞于積習此說一立而道釋之害牢不可破矣。嗚呼自吾之教化不明爲士者失其所學小人中人旣不可以道理深責而報

應禍福超陞解化之說皆誕幻詭譎不待攻而自破。至於君子則吾道之所賴以傳。天下所視以爲法也。乃惑于疑似之際。反引而加諸聖人之上。使斯民從之。蕩然而莫之反。吁可悲矣。性命生死之理。知之審者不言。而好言者不知者也。聖人之知審矣。是以不必多言。道釋之家。惴惴然不能忘懷。故道者欲不死。釋者欲無生。其實皆未之知也。易曰。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生歿之說。又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是理也。聖人蓋盡寓於易矣。然不諄諄以告人者。慮學者之不能無惑也。子路之

金華文徵

卷之七

論

三十

釋三

遇難也。結纓而歿。其不懼若此。非不足語道也。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夫子之意。蓋曰。事人所以事神。知生所以知歿。不欲子路捨其常行而他求也。曾子病。命弟子啓其手足。使曾元起而易箒。子張病。召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其啓手足。言全而歸之也。易箒者。欲正而斃焉也。君子豈必壽。其考終者。形骸也。小人豈必不壽。其澌盡者。精神也。二子平日之言。曷嘗一語若道釋云者。而於死生之際。大過人。乃如此。蓋其所得不離乎日用常行之間也。學者不求易論語之

井田之制周禮畧存其大經鄉遂都鄙爲法殊途諸侯之大小不同而內外輕重詳畧之法與王畿相似漢儒不加剖析周公之制遂以不彰今別而言之井田之綱舉矣王畿方千里面各五百里百里爲郊二百里爲甸三百里爲稍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六鄉地居四同在郊六遂如鄉在甸郊之餘地以爲塲圃宅田賈田士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甸之餘地以爲公邑稍縣都以爲采地鄉遂王所自治公邑之外是爲都鄙先王制法重內輕外歸之大同不憚小異

金華文徵入卷之七

論

三二

井田一

大司徒令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族五族爲師五師爲軍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然則鄉之授地均以百畝其出兵均以一人其無公田不用丘乘取兵之法明矣。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是六鄉之田用夏貢法孟子謂什一使自賦也遂人治野五家爲隣五隣爲里四里爲鄩五鄩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

遂居民出賦大槩同於六鄉所小異者授地有田莖
之。差。而。任。民。均。於。下。劑。則。家。二。人。而。已。六。鄉。地。狹。人
衆。故。因。其。地。而。等。其。人。六。遂。地。廣。人。稀。故。輕。其。役。而
均。其。地。使。地。皆。足。以。養。人。人。皆。足。以。給。使。則。不。同。之
同。也。鄉。遂。乘。法。成。於。族。鄰。兵。車。一。乘。馬。四。疋。甲。士。三
人。卒。七。十。二。人。革。車。一。乘。牛。十。二。頭。卒。二。十。五。人。鄉
遂。各。七。萬。五。千。人。攻。守。自。副。爲。兵。車。革。車。合。三。千。乘
故。采。芑。言。方。叔。率。止。其。車。三。千。此。鄉。遂。之。兵。制。也。大
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
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

金華文徵入卷之七

論

三三

井田二

三百畝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
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
夫九夫爲井則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
田中田有廬八家各二畝半餘八十畝共治之則私
田百而公田十孟子所謂九一而助其實皆什一也
四丘爲甸六十四井而乘馬之法所謂甸有戎馬四
疋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于戈
備具者也一甸之賦百人攻守車各一乘司馬法不
備言者欲明兵車之制故止以牛見守車也司馬法
又言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

二十人若與丘乘踏駁者地兼溝洫屋兼三夫車舉守車而以士十人互見攻車也。一甸所出卒長御右兩司馬與守車之伍長合十人則有攻車可知攻守之車皆革鞅而攻車建五兵故於丘甸言兵車於成言革車古文簡質互相發明類如此設或甸無革車不應言牛成無兵車則士十人將安用哉。大司徒造都鄙不易一易再易之地畧與遂人上地中地地下地相倣而都鄙無一廛者廬在中田則有室而已不易百畝而上地菜五十畝若不同者周之制地征其實九等而互以三等見之家百畝者田上上菜五十畝者田上下二百畝者田中中三百畝者田下下自百畝至三百畝每二十五畝爲差九等通率相補皆再易之地也都鄙授田與六遂同出兵不當六遂五之一先王強幹弱枝意在此鄉遂出兵雖五倍丘乘而牛人掌共兵車之牛校人軍事物馬而頒之質人戎馬有物賈受於有司者書焉車僕凡師充革車司戈盾授兵從司馬之法而頒之司常大閱贊司馬頒旗物則知鄉遂之馬牛車甲兵器旗物皆頒於公非若丘乘之具於民此先王所以爲至公至均者也。故夏曰貢商曰助周曰徹者通貢助而用之夏啓戰甘之

野乃召六卿則卿治鄉軍自禹法如此非周公創意
鄉遂用貢具六軍都鄙用助通王畿出賦萬乘周禮
井田之大經不其昭昭乎費誓曰魯人三郊三遂所
謂成國乎天子之軍而宣公稅畝成公作丘甲則魯
郊遂之外用助與丘乘與周同孟子告滕文公請野
九一國中什一亦欲復周家之徹耳言井田者通乎鄉
遂都鄙貢助軍賦之異制則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
戚雪崖評曰此悅齋帝王經世之學自井田廢後
未見有如此說之明且盡者

理民之道地著爲本故必建步立畝正其經界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九夫爲井井方一里積而計之法備一同同方百里爲提封萬井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圃術路三分去一以定墾田辯其五物九等十二土壤之名物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瘠多少爲差是謂度地六卿自五家爲比積至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六遂自鄰至遂如鄉之數都鄙自八家之井積至于有二十四井爲都凡民皆五畝之宅其半在邑曰室其半在田曰廬析因夷隩順四時

以出入是謂居民鄉以上地中地下地辯可任之民遂以田里安氓授地有田萊多寡之等都鄙制以室數而授地如遂載師任土之法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皆在農夫授田之外農之餘夫亦以口授田如此士工商家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是謂授田遂入治野夫間有遂積至萬夫有川凡五匠人爲溝洫田首之遂積至同間之澮凡四又有稻人掌稼下地豬防遂列澮之制尤詳是謂溝洫鄉遂用貢稅夫無公田取以司稼之缺法都鄙用助制公田不稅夫於所食四之一征其十

二諸侯之地公食半侯伯三之一子男四之一載師
自二十而一至二十而五大抵在授田之外是謂稅
歛六鄉家以一夫爲兵四閭爲族卒乘其焉六遂亦
如之都鄙用兵乘之法六十四井而卒乘具千里通
率萬乘六軍近取於鄉而遂貳焉諸侯倣王國之制
大國三軍取其郊遂而通率千乘次國二軍小國一
軍咸倣焉是謂兵賦鄉以地制征家可任者三等遂
以下劑制阡則均之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
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國之大事致民大故
致餘子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豐年均用三
日中年二月無年一日凶禮則無力政是謂力役丘
乘之馬牛車甲備于民鄉遂之馬牛車甲出於官牛
田牧田皆在遠郊鄉遂爲戎馬六千而牛三之國馬
足以供軍公馬足以稱賦故惟鄉遂爲有牧田是謂
畜牧五畝之宅植墻下以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蒔殖
於疆塲雞豚狗彘毋失其時女治絲枲臣妾聚斂疏
材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以介眉壽以食農
夫魚鱉不勝食材木不勝用養生送死給足焉是謂
蕃毓王親耕后親蠶以勸農桑自甸師至宗伯狗農
者九而王繼以大狗耨獲亦如之教稼穡掌土化由

司徒下迄草人設官非一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
田中不得植木用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
至其巡狩諸侯則以地之荒闢行慶責焉是謂訓農
爲之郊望方社雩祭蒸嘗以逆祥除災下至貓虎坊
庸使之必報一遇水旱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年不順
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順成之之方其蜡乃通以同
民樂嘗芟社稼泄卜來歲終則有始以似以續是謂
祈報民力有餘更予之田餘夫謂之疆予田不耕者
使出三夫之粟謂之屋粟里布夫布夫家之征以懲
無業無牲無盛無榔不帛不衰以耻不勉是謂賞罰

歲不常豐故有遺人掌委積以待施惠旅師聚鋤粟
屋粟間粟而用之力不常足故有典鋤利卅轉移執
事新阡之至使無征役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
助不給是謂補助中春教振旅以蒐中夏教芟舍以
苗中秋教治兵以獮中冬教大閱以狩皆於農隙因
人之欲竭作以習武事教之坐作進退趨走擊刺之
節流示之禽以觀其不犯命私縱獻豸以明其分守
頒獲隆諸長以達其弟順其在諸侯連率比年簡車
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載大簡車徒是謂治兵比以
相保閭以相受族黨以相葬相救州鄉以相調相賓

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道路輕重相分班自不提挈是謂厚俗里有序而鄉有庠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使民以暇日脩其德行道藝自閭以上月書時考歲終進退司諫司救巡問觀察以強其進而救其過又使諸侯立學以教訓其民是謂育林三年大比別異其賢能賓以鄉飲獻書於王遂亦典畔如鄉之制諸侯歲貢其秀異王以射擇其能否出長入治於是乎取之是謂典賢凡先王所以富庶斯民而加之教至於王德流洽禮樂明備皆由井田出故總其大要如此

戚雪崖評曰條目粲然一覽可識其大豈尋常記誦之學可擬其萬一耶

洪範九疇所謂道之大原出于天者也上天錫之大禹明之武王訪之箕子申之論其所以爲大法則古聖人皆得之天下之人共由之百世之王莫不法之其類雖九而天地人神事物萬殊無不綜貫極其同歸則一于皇極而已矣蓋皇極者大中也天下之道至中而極無餘理矣宜乎九疇之叙皇極居中總包上下爲其至極而無餘可以盡天下之理故也今夫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天地之道本于皇極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人亦本乎皇極也中庸之道與鬼

金華文徵卷之七

論

四十

洪範

神之道相似是神亦本乎皇極也凡所立事無得過與不及當用大中之道是事亦本乎皇極也春與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是物亦本乎皇極也天地人神事物萬殊一皆本乎皇極則九疇之義非皇極則于其間可乎是故一五行得皇極則水潤下火炎上木曲直金從革土稼穡無不得其中矣二五事得皇極則貌恭言從視明聽聰思睿無不得其中矣三八政得皇極則食貨與祀司徒司空司寇賓師無不得其中矣四五紀得皇極則歲月日星辰曆數無不得其中矣六三德得皇極則五刑剛克柔克

孔子純取周詩上據商下著魯凡三百十一篇又總其義而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至若遺章逸句素以爲絢備其反而之類苟有取焉必掇拾誦說不忍棄去孔子於詩可謂篤矣然其爲詩之說則不過以明大義初未嘗深求曲取爲穿鑿遷就之論故其說曰吾於栢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爲君子於考槃見遁世之士不悶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於鷄鳴見古之君子不忘欽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夫子曰詩之好仁

金華文徵卷之七

論

四二

詩論

如此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夫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凡夫子爲詩之說率不過以明大義故當時從夫子學如卜商如端木賜其於爲詩皆能因告往而知來亦務通乎大義後世無及者嗚呼深求曲取穿鑿遷就之論興而詩之義斯不明矣今世之說詩者必欲於是詩求是事故不得不爲穿鑿遷就之論是安知詩人固有婉其辭而義自見者哉葛生刺晉獻公好攻戰詩不言攻戰事而曰子美亾此誰與獨處又四章皆言國人喪亾意獨言國人多喪亾是以知其好攻戰也大田刺幽王時矜寡不能自存詩不言

矜寡困窮事而曰彼有不獲釋此有不歛穢彼有遺
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獨言成王時寡婦有遺秉
之利是以知當時矜寡困窮也若必於是詩求是事
豈知詩者哉嗚呼固於詩則必爲穿鑿遷就之論詩
之義始不明矣抑嘗複熟三百篇而求其大義知詩
之志與春秋不殊旨也讀長發而知桀之亡商之所
以興也讀大明而知周之興紂之所以亡也讀黍離
而知天下之無王也讀下泉而知天下之無賢方伯
也讀兔爰而知王師之敗績也讀苕之華而知夷狄
之凌中國也讀角弓而知中國之爲夷狄也讀楊之
水而知僭臣之慚其變爲篡也讀出其東門而知公
子爭立之禍也讀丰而知婚姻之道缺也讀著而知
親迎之禮絕也讀白華而知嫡庶之亂也讀正月而
知女禍之可以滅國也讀十月之交而知災異之並
見也讀文武成王之詩而知太平之盛德之脩也讀
幽厲陳靈之詩而知放逆之禍惡之由也孟子曰詩
亡然後春秋作然則詩之志與春秋豈殊旨哉此則
詩之大義無事乎穿鑿遷就而自明者也

評 湛于經術後學不能道一字

春秋聖人所以書王法也。辭嚴義密，世之學者皆病其難明。蓋未嘗詳味乎經，而徒以三傳亂之。則筆削之旨，湮鬱而不著。小儒陋生，往往投編輟誦，漫不曉爲何等語。甚者置經不問，顧取三傳之說，可喜者誦之。是所謂買櫝還珠者也。昔者楚人賣珠于鄭，爲木蘭之櫝，薰以桂椒，綴以玫瑰，輯以翡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嗚呼！先聖大經不幸而爲楚人之珠者，以三傳浮辭爲之櫝也。唐盧仝善學春秋，束三傳于高閣，而抱遺經以究終始。故其作春秋摘微，不任傳以

金華文徵

卷之七

論

四四

范春秋

尊經明聖人之旨爲多。隱公二年春公會我于潛，左氏曰：脩惠公之好也。夫引夷狄而會中國，明隱公之罪，豈脩好謂哉。全則曰：戎非中夏敵，公輒會之，是無王也。桓公三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穀梁傳曰：爲禮也。齊侯來也，公之逆而會之，可也。夫公不親迎，但會于讙，豈禮也哉。全則曰：齊侯逆女，非禮。公又會之，皆失禮也。莊公三十一年六月，齊侯來獻戎捷。威我。夫有四夷之功，不獻于天子，而獻于魯，所以深誅齊侯，豈惡其威我哉。全則曰：齊

爲霸主。反獻捷于魯。故謹始未以罪之。又責齊侯無戴天子之意。凡仝之說若此類者。衆由其知有經而不知有傳。故於聖人之旨。獨有得乎心也。竊嘗取春秋之經。複熟締玩。然後知聖人之辭甚嚴。而褒貶之義甚密也。隱公七年冬。書曰。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凡伯。天子使楚丘衛地也。天子之使而戎伐之。以見夷狄陵中國之甚。地以楚丘者。責衛之不能救。稱以歸而不言執。則不與夷狄執天子之使。且責凡伯之不死位而爲戎纍囚也。又以責戎所經以歸之國。皆安視凡伯而莫之救。天子方伯亦終莫之能討也。此

金華文徵

卷之七

論

四五

范春林

則聖人之微旨。其嚴且密如此。而左氏乃以謂戎嘗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故見伐于楚丘。公羊曰。執之而言伐之。何大之也。其地何大之也。穀梁曰。戎若衛也。戎衛者爲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使學者。讀經而以三傳亂之。則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之義。果安在哉。故夫不任傳以尊經。乃可謂善學春秋者也。

評

信經不信傳。非先生不能爲春秋功臣。且不
能爲三傳功臣。

天降衷曰命人受之曰性性所存曰心惟心無外有外非心惟性無僞有僞非性僞而有外者曰意意人之私也性天之公也心主之也意迷之也迷而不復者爲愚知而不迷者爲智不迷而止焉者爲仁仁卽心心卽性性卽命豈有二哉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能盡其心則意亡矣意亡則寂然不動者見焉是之謂性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靜所以強名夫寂然不動者也然而又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必於寂然之中有不可以動靜名者焉

金華文徵入卷之七

論

四六

性一

然後爲性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亡勿助長者蓋求知性之道也或曰孟軻知性以性爲善善果性耶後世以軻與荀楊同論于軻不能無譏善果非性耶曰學者之患在不求其是而爲衆說之惑苟捨衆說而自求其是則是得而衆說之然否昭昭矣且夫性不可言而可言者曰靜子姑從其靜者而觀之將以爲善乎將以爲惡乎必曰善可也然則善雖不足以盡性而性固可以善名之也彼荀卿者從性之爲而指以爲性故曰人之性惡性豈本惡也哉且以古人之不善者無踰桀紂誠惡矣龍逢比干其

不善則諱而怒之。是知不善之可耻者固自善也。性豈本惡也哉。彼楊雄者求性之所謂而不得則強爲之說曰人之性也善惡混。雄不明言性之果善果不善而以爲善惡混是意之云耳。意之而爲不明之論。庶幾後世以我爲知性之深也。雄豈真知性哉。且水之源無不清。性之本無不善。謂水之源清濁混。是未嘗窮源者也。謂性之本善惡混。是未嘗知本者也。故曰雄意之云耳。或曰子以善爲不足以盡性。豈性與善異耶。曰善性之用也。夫豈有二哉。孟子知性故不動心。又以性之用教人。故道性善易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善繼乎道則非道也。性成乎道則與道一矣。然則善不足以盡性明矣。且孟子亦豈以善爲足以盡性哉。其言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使孟子以善爲足以盡性。則一言而足矣。豈復以信與美與大與聖與神爲言乎。故曰孟子道性善以性之用教人也。

周有天下傳三十七王歷年八百六十有七視夏商最爲長久而卒所以失天下者無令王以復興周道故陵遲而遂亾也或者過周東遷謂爲失計是知周自東遷而衰不知東遷非所以致衰也周居豐鎬謂洛邑爲東都蓋自武王之遷九鼎固以眷地中有意乎經營矣周公相成王成武王之志卜洛建邑凡郊丘社壝宗廟市里無一不備是豈無意乎遷哉藉令當時無意乎遷豈無意乎後世子孫計何利而爲此紛紛公無意乎遷又不爲後世子孫計何利而爲此紛紛

金華文徵入卷之七

論

四八

周禮

也以書考之周公告王使居新邑爲治王因遂東故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雖不留都亦既有事于烝祭矣則東遷何尤而以爲失計哉謂洛邑形勢不如西周之據函崤界襄隴耶則以德致人賢于負固而西阻九河東門于旋豁險要阨猶足守也謂洛邑土地不如西周之爲九州上腴天地與區耶則陔陔之所和異於偏方而沂洛背河左伊右瀍交灌沃衍猶足富也謂東遷不足以朝萬國耶則赤芾金舄宣王固嘗會諸侯矣謂東遷不足以撫四夷耶則堅車齊馬宣王固嘗攘夷狄矣謂東遷致王室之陵夷耶則

曰覺國百里周道爲已衰謂東遷致王威之微弱耶
則下堂見諸侯君尊爲已替謂東遷致伯國之盛強
邪則膠舟不復甚於問鼎輕重謂東遷致外侮之憑
陵邪則四夷交侵甚於戎伐凡伯然則東遷何尤而
以爲失計乎使西周不有宣王吾知板蕩之後不待
東遷而無周矣使遷洛而復有宣王吾知黍離之初
雖移都而周必興矣且堯平陽舜蒲阪禹安邑商自
契至湯八遷盤庚五遷唐虞夏商之都罔有定止漢
世祖宅洛邑延祚二百魏孝文亦宅洛邑太和稱治
使建國必於西周則前乎周者不都豐鎬何能國乎
金華文徵入卷之七 論 四九 周論三

使東周必不可國則後乎周者或都洛邑何能國乎
使文武都東周周其有不興乎使平王都西周周其
將不衰乎又况周公營洛以爲天下中諸侯蕃屏乎
四面故立京師議者謂平王東居洛邑其後五霸更
率諸侯以尊王室故周於三代最爲長久然則周遷
于東實資夾輔以永其年謂致衰可乎遷都之義曰
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是
都洛可以興而所由致衰者果在不德東遷豈遽爲
失計哉

評 蘓子嘗咎東遷之失計此更翻案出奇

六國仰關而攻秦秦常延敵無所憚秦兵一窺六國之境則六國狼顧而不能支何哉六國異心而秦有一定之計故秦能使齊楚韓魏燕趙自相攻闔而坐制其敝也當是時天下稱強國者非秦而楚非楚而齊韓魏雖天下樞然韓地不過九百里魏地不至千里至小弱也迫于敵則勢不能無附故秦攻其西則南附楚東附齊楚攻其南齊攻其東則西附秦秦之謀蹙韓魏不遺餘力矣齊楚之攻之國秦所禱祀而求者也齊楚不知深合韓魏以結從親之要常攻而駟之入秦以自救是以秦常間齊楚之攻韓魏也因得收韓魏以固其與韓魏之與固則秦亦得挾以攻齊楚而無議其後者焉非徒齊楚也燕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者恃韓魏之蔽得無受兵於秦也無韓魏之規則秦人輕卒銳兵長駟于河踰漳據番吾戰於邯鄲之下而趙危燕趙不知深合韓魏以結從戰于易水之上而燕危燕趙不知深合韓魏以結從親之要常折而與秦秦因得弱韓魏而攻之韓魏見攻南不援於楚東不援於齊北不援於燕趙則勢不得不西面而入秦計韓魏之心亦且搯腕切齒於齊

楚燕趙思借秦以讎之不耻質子割地以事秦而韓
魏亦且自亡其辱以相侵擾是秦常闔六國而坐制
其蔽也秦所以得闔六國而坐制其蔽者患在六國
異心而秦有一定之計夫惟六國異心故朝聞從人
之說而合爲從暮聞衡入之說而散爲衡從散則離
衡成則疑離則不相爲救而反相圖疑則雖相爲救
而不相安秦將商君嘗詐襲魏公子而破之齊趙因
亦數破魏兵是不相與救而反相圖也韓公仲曰以
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者楚也是雖相爲救而不
相安也此秦所以得聞其異心而攻闔之也若秦之
爲計則一於連衡凡其大臣父兄朝謀而夕議與諸
侯客子憑軾結駕西入關而納說者皆所以敗從而
成衡此秦有一定之計也以一定之計且有衡人成
之以闔六異心之國將不制其蔽而兼天下乎向使
六國約從計一定定而不易歲并力以患秦則秦人
無與爲衡而兵惟無出出必掎角攻之秦亦必自憂
匹馬隻輪之不返也是六國反得以蹙秦于函谷而
制其蔽也秦安得而攻闔之當魏武侯之卒韓趙伐
敗魏師謀曰取魏地而兩分之魏分爲兩不強于宋
衛則我終無魏患是徒妒魏之不毀而忘毀魏之去

秦疾遺已。憂也。嗚呼時亦幸其計不和耳。使遂分魏則韓孤而秦患迫其將覆亡之不暇。魏分而韓亡則秦兵之出無限。雖燕趙齊楚亦相隨爲秦擒矣。尚安能及始皇之世而後亡哉。

評 深于情事如指諸掌

金華文徵
卷之七

論

五二

六

英雄之士。常以多筭勝。少筭而未嘗幸人之無筭也。敵人無筭。凡天下之有筭者。類能勝之。豈惟英雄哉。故夫以英雄之才。而臨無筭之敵。俛首而取之。曾不足。以關其思慮。而竒謀至計。無所自發。此非英雄之所幸爲也。至若敵人去已不遠。籌筭時出。其勢足以道我。吾居其間。隨機而應之。窘之而愈知贊之。而愈新。愈出愈竒。而沛然常若有餘。天下始知英雄之爲不可當矣。且夫天下必有好強不可制之敵。而後天使英雄之士出佐其君。以制天下之變。以息天下之

爭使敵無筭則進。少有筭則遂逡巡而不敢前。則是勝負之數未可判。而天下之患未可息也。是何足以辱英雄之名哉。天之所生。必不如是也。夫項氏之患。蚩尤以來所未有也。故韓信出佐高祖。而劫制之。彼其所以謀項氏者。可謂盡矣。不以其兵與之。角而欲先下諸國。以孤其勢。故一舉而定三秦。再舉而虜魏豹。三舉而擒夏說。廼欲引兵遂下井陘。李左車說趙將陳餘曰。韓信乘勝遠鬪。其鋒不可當。趙地阻險。願足下假臣竒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

高壘。勿與戰。信必成擒矣。餘不能用信。乃一舉而破

趙世之議者皆曰使左車之策遂行則信必不敢下井陘下則必爲所擒矣嗟夫此何待信之薄哉信而非英雄則可若英雄也則計必不出此矣且趙不破則燕不服燕不服則齊未可平齊未可平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信之用兵古今一人而已今屈於左車之計而不能決劉項之雌雄斯亦何取於信哉故吾謂左車之策行則信亦下井陘趙亦破餘亦擒左車亦就縛請遂籌之夫善用兵者不內人於死地今餘兵當其前左車之兵絕其後進退不可可謂死地矣內人於死地而求人之不出奇謀智者固如是乎

金華文徵 卷之七

論

五四

韓信

且信之精兵已詣滎陽而所存者皆非素拊循之兵也特是兵而與人戰猶將自置之死地以決死鬪而况敵內吾於死地吾何憚而不敢入哉吾以是知信之必下也餘嘗言信兵雖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則知餘兵雖號二十萬其實不過十萬也今分三萬以與左車則餘所統者不過六七萬耳吾旣下井陘因留數千人扼險以爲後拒以防左車之奇兵廼引兵壓趙壘而陣彼必不肯戰廼命挑關彼又不肯戰廼使辱之彼必又不肯戰何者左車亦嘗教之也逞之一二日密遣數千人間往伏險戒之曰望趙軍出而

逐我卽起據其壁擊其背處分既定乃使人巡軍大呼曰賊兵斷後不如急歸乃引兵而反彼必謂吾計已窮士氣已沮而又知左車奇兵實已斷後欲使吾腹背受敵始可全勝此雖智者亦必舉軍逐我而況餘貪得忘失之心囂然其未已乎彼旣舉兵逐我勢將相迫廼鼓噪反兵而戰兵在死地人人死鬪而吾之伏兵又起據其壁擊其背彼腹背俱受敵反不知所以爲禦者矣餘固可以一舉而擒也餘旣擒則左車三萬之兵可以傳呼而潰矣孰謂左車之計果能沮信之兵乎且夫斷後之兵古之智將固嘗以是而勝也然其勝嘗出於敵人之不意今左車之計未行而信已覘知之此雖有天下之至計猶得預爲之備而况左車之計乎且善謀者鬼神不能窺使敵人得窺之則不得爲善謀矣推此言之左車之計可知矣雖然是計也雖非天下之至計亦一時之良策也惟信而後可以當之他人則愕然不敢進矣計左車之爲人亦足以爲軍中之謀主信欲就之以決疑所以虛心委已而問之豈真以爲嚮者之計足以擒我哉司馬遷班固不達兵機以爲信然廼記於傳曰廣武君策不用信使人間視知之乃敢引兵遂下從遷固

所貴乎謀夫策士者爲其能審料敵情以釋人君之憂也。夫人各有心對面相語莫能相測。敵人遠在數千里而欲察其情揣其計之所出。此非智者不能爲也。方敵人勃然而起。人君四顧惶惑茫然未知所措。有一人焉奮身而出言之。設爲定計使中敵人之所爲。曉然如目見其事而言之者。使人君得先爲之規畫處置而嚮者之憂一旦釋然。此謀夫策士所以爲可貴也。然而人君賞之天下推之後世。又從而信伏之。畏其審料之明而不敢議其言之當否。故言雖或過而亦無復有辯之者矣。昔者黥布之背漢也。高帝深憂之。薛公爲三策以料布而謂布必出於下策。已而果然。此其智蓋出人數等矣。然而吾觀之。薛公謂布出下策則漢無事信矣。至言出上策則山東非漢有。出中策則勝負未可知。其言不亦過乎。吾之意則曰。布出下策則不足敗。出中策亦敗。出上策亦敗。何以言之。古之所謂英雄者。非以其耀智勇據形勢如斯而已也。此二者特英雄之末事。而仗大義以從天人之望者。乃英雄之所由起也。苟天命人心已有所歸。而吾乃攘袂而起於干戈紛擾之後。用下背上舉。

逆犯順。其名曰盜。雖欲耀智勇。據形勢。而借英雄之資。其能濟乎。故凡薛公之上中二策。皆英雄之資也。英雄用之。則可。布用之。則所以速其亡耳。請遂籌之上策。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與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夫吳在布後。楚在布左。以力取之。則誠易也。復竭。力以并齊魯。則其力疲矣。而民心附漢。未必爲其用也。力取者。猶然而欲傳檄燕趙。能保其必降乎。縱使其迫於勢而降。而民心抑又可知矣。漢苟遣一信臣。若周勃之徒。持節往慰諭之。則燕趙必復爲漢用。因命勃率燕趙之兵。以收齊魯。而帝親率關隴韓魏之兵。以與布角。布力已疲。一舉必敗。布敗。則吳楚可不戰而復也。吾以是籌之。布出上策。亦敗也。中策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韓與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口。夫韓魏天下之中也。關隴在其西。齊楚在其東。燕趙在其北。得韓魏而未得齊魯。燕趙雖欲據敖倉。塞成臯。顧亦何用哉。漢苟遣一二能將。若曹勝之徒。率燕趙齊魯之兵。合擊其背。彼必反兵自救。帝因以關隴蜀漢之兵。而夾擊之。則布亦何足敗哉。吾以是籌之。布出中策。亦敗也。薛公者。明於料敵。而不明于上下之分。逆順之理。故以英雄之資。設爲布之三策。而不自

知其言之過也。或曰司馬懿之料公孫淵石勒之料劉曜于謹之料蕭繹果何如哉。曰懿以棄城預走爲淵之上計。謹以席捲渡江爲繹之上計。皆所以明其甚不足畏也。不足畏之敵。彼料之旣得矣。雖勿論可也。至勒之策。曜則有足言者矣。曜圖洛陽。勒將往救。因料之曰。曜盛兵成臯關。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成擒也。夫率兵以攻人。頓於堅城之下。數月不能拔。士氣已沮。一旦強援奄至。不能扼險以拒之。則腹背受敵。不敗何待。成臯關天下之大險也。使曜能留萬人以圍洛陽。而身率勁兵以扼成臯。則勒必不敢進。進則乘高而擊之。勝之必矣。勒旣不獲進。則洛陽失援。曜因得優游而坐取之。此所以爲上計也。若其沮洛水則勒亦未能進。然而勒可設爲疑兵。而潛兵已渡。曜能應之則勝。不能則敗。此所以爲中計也。故吾嘗謂曜出上計。則洛陽非勒有。出中計。則勝負未可知。施之布。則薛公之言過矣。

評 大勢大義不論攻圍劫殺小策筭固知英雄所見者大

自古中興之盛無出于光武矣。奮寡而擊衆，舉弱而覆強，起身徒步之中，甫十餘年，大業以濟，筭計見效。光乎周室，此雖天命，抑亦人謀乎？何則？有一定之畧。然後有一定之功。畧者不可以倉卒制，而功者不可以僥倖成也。畧以倉卒制，其畧不可久，功以僥倖成，其功不可繼。犯此二患，雖運奇奮鬪所當者破，而旋得旋失，將以濟中興難矣。人有常言：光武料敵明，遇敵勇，豁達大度，善御諸將，其中興也固宜。吾則曰：此特光武中興之一術也，使其中興止在於此，則是其

金華文徵卷之七

論

六十

光武一

功有時而窮也。西都之末，莽盜神器，羣雄並起，相與圖之。光武因思漢之民舉大義之師，發迹昆陽，遂破尋邑百戰，以有天下。彼其取亂誅暴，或先或後，未嘗無一定之畧也。何以明之？光武自昆陽之勝，持節河、北，鎮慰郡縣，破王郎，擊銅馬，收復故地，凡所以經營河北而取河內爲之根本也。河、北、平、河內，服自常情，觀之當此之時，更始闇弱，可以西取關輔，疾據其地，俯首東瞰，以制天下。光武乃身徇燕趙，止命鄧禹，乘釁西征，其意豈以燕趙爲可急，而關輔爲可後哉？吾嘗籌之，關輔雖形勝之地，而隴、鄩在隴西，公孫述據

巴蜀赤眉羣盜蠡起山東囂述猶虎狼之據穴也有物以阻其穴則彼不敢騁不然將何所憚赤眉猶長蛇之螫草也以物而肆其螫則其毒無餘不然將何所不至光武之未取關輔所以阻囂述之穴而肆赤眉之螫也故且身狗燕趙使之速定則自河以北民心已一而吾之根本固矣及赤眉破長安志滿氣溢兵鋒已挫而鄧禹得乘釁以并關中馮異繼之遂破赤眉而長安平洛陽固而景弇且定齊矣當此之時天下畧平囂述雖有覬覦之心而不得復騁光武定都洛陽命將討囂平述而天下遂一矣此其有一定

之畧而後有一定之功也使燕趙未平而光武西取關輔則遂與囂述爲敵而赤眉無所騁其鋒矣與囂述爲敵則欲狗燕趙而彼乘其虛赤眉無所騁其鋒則已服郡縣而或罹其毒是燕趙未可以卒平關輔未可以卒守河北河內未可以卒保而天下紛紛將何時而一也雖料敵明遇敵勇豁達大度善御諸將顧亦何用哉吾以是知中興之君畧之不定而僥倖於或成則我欲東而盜據其西我欲前而敵隨其後智謀勇鬪無一可者今夫道路之人僥倖而得千金得之於此則必失之於彼何者千金不可以常僥倖

也。千金之子則不然。致之有術。取之有方。成之有次第。不終年而其富百倍。此光武所以爲中興也。唐肅宗起兵。靈武不能先圖。范陽而急取。關中卒使盜據其穴。不能盡取。河北裂爲藩鎮。終唐之世爲大患者。皆藩鎮也。此無他。不能立一定之畧。則不能成一定之功。中興之不終宜哉。吾以是知光武之果不可及也。且吾又聞自古服羣叛。驅英豪者。無如漢高帝而光武之行事。有高帝之所未能爲者二焉。光武降銅馬。封其渠帥降者。未安將有他變。此何異於沙上之謀乎。光武勒使歸營。單騎拔行。示以赤心而降者悉服。不必封雍齒而後諸將安也。馮異鎮關中人。或言其威權太重。恐有異志。此何異於蕭何之事乎。光武不信言者。而以其章示異。異惶恐稱謝。復賜詔慰諭。信任愈篤。不必繫諸獄而後明其無他也。且使後世人君用此術。以成功者多矣。吾始讀高帝之書至此。未嘗不切疑其計之過。而未有所處。及得光武二術。則欣然而笑。曰。天下之事。未嘗無奇術。而人不能發之。光武發高帝之所未能爲。而中興之功。遠過古人者。雖天命。抑人謀也。

龍川先生實實經濟手故能談天下大計非
危言無當者

金華文徵

卷之七

論

又六三



兵有正有奇善審敵者然後識正奇之用敵堅則用正敵脆則用奇正以挫之奇以掩之均勝之道也夫計里而行尅日而戰正也非吾之所謂正依險而伏乘間而起奇也非吾之所謂奇奇正之說存乎兵制而已矣正兵節制之兵也奇兵簡捷之兵也節制之兵其法繁其行密隅落鉤連曲折相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前者闔後者治力後者進前者更休一以當十十以當百詐者不能襲勇者不能突當之則破觸之則摧此所謂正兵而以挫堅敵也簡捷之兵其法

金華文徵 卷之七

論

六三

李靖

畧其行跡號令簡一表裏洞貫進如颶風退如疾電地險峻則魚貫而進道迂由則鷹行而進以一擊百以百擊萬間者不及知能者不及拒望之則恐遇之則潰此所謂奇兵而以掩脆敵也然而奇兵以簡捷寓節制非廢節制也正兵以節制存簡捷非棄簡捷也唯善治戎者爲能制之唯天下奇才爲能用之昔者李靖蓋天下之奇才也平突厥以奇兵而太宗問何以討高麗則欲用正兵此其意曉然可見矣頡利之敵脆敵也奇兵以臨之使之不及拒蘇文之敵堅敵也正兵以臨之則彼無所用其能矣故吾嘗

葛孔明所用之兵無非正。靖所用之兵無非奇。其亦以時之所遇有難易而敵之所當有堅脆歟。請遂言之。東都之末英雄之都會也。大者爭雄。小者固守。孔明於是。以正法臨之。南收孟獲。七縱七擒。西攻祁山。三郡響應。一戰而梟王雙。再出而走郭淮。兵退木門。張郃追之交鋒而斃。師次渭南。司馬懿拒之。卒不敢決戰。其陣堂堂。其旗正正。此非正兵不能然也。隋室之季。太宗獨雄之時也。大者僅能自守。小者至不能立。靖於是。以奇兵臨之。要險設伏。而梟冉肇。乘水傳壘。而破蕭銑。輕兵至丹陽。而公祐擒。勁騎襲定。褒

金華文徵八卷之七

論

六四

李靖二

而頡利走。出其不意。掩其無備。此非奇兵不能爲也。然靖亦嘗一用正兵矣。提師西征。決策深入。大戰數十卒。破吐谷渾。此豈非正兵歟。將以是平高麗而不幸疾亟矣。故吾嘗謂自漢以來。識奇正而用者。孔明與靖而已。然非深曉機者。孰肯以吾言爲信哉。嗟夫。奇兵之效捷。正兵之效迂。孔明非不欲用奇也。而時之難敵之堅勢有所不可者。彼郭淮。司馬懿之徒。未嘗無詐謀也。使吾以奇兵乘之。彼亦將設詐以覆我矣。故孔明特挫之。以正兵欲收功于數年之後。而不幸早喪。論者見其功之不成。遂以爲不用奇之罪。是

所謂不能盡人之詞而欲斷其曲直也悲夫
評 以料敵爲談兵八陣五花無不曉暢

金華文徵卷之七

論

六五

李靖



聖賢吾不得而見之矣。而得見聖賢于書。治亂吾不得而知之矣。而得知治亂於史。事紀于言。理寓于事。非事則理不可見。非言則事不可傳。大哉書與史之功乎。所以開萬世之光明。立人心之好惡也。書曰天叙有典。典者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之倫也。因其生而分之。以其所當處者謂之叙。又曰天秩有禮。禮者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品也。因其叙而與之。以其所當得者謂之秩。德者得也。得其道於心而不失之。謂也是以表章而榮顯之於車服名器之內。故曰天

金華文徵八卷之七

論

六六

通鑑

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命者天之令也。人主體之而代天行化也。唐虞之世。面命之而已。雖堯之命舜。舜之命禹。皆命之以天下。亦不過執中之數語。至於命九官。咨二十有二人。徃徃見之于都兪。吁咈之間。及殷高宗之命傅說。亦不出一時之訓誡。必皆丁寧於欽哉之一詞。周之治尚文。然後有策命之禮。命微子命蔡仲命君陳命畢公命君牙。凡五篇。皆成周盛時之文。穆王之二命。已不可同年而語。平王之命文侯。悲嘆感傷。氣象索然。聖人存于周書之後。于以著王轍之所以東也。逮其末年。歸惠公仲子之謂聖人。

存于春秋之首。于以傷王轍之所以不復西也。甚矣王之昏也。褒似之難廢。后黜嫡王之所親嘗也。今乃以天王之尊命冢宰之責。下賙諸侯之妾。若禮所當然。而不愧。此聖人絕望于平王。而春秋之所自始也。策命蓋非嘗典授之。以土授之。以民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詞章司徒書命。司馬與士書服。司空書勳。將之以太宰。侑之以內史。卿逆于境。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設主布几筵。太宰蒞之。侯端委而入。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內史贊之三辭。三命而後。卽冕服。旣畢。賓饗贈餞。加之。以宴好。吁周之舊典。禮經如此之重。授受其可不謹乎。春秋之國咸沈酣于戰爭攘奪之中。綱淪法壞。朝貢聘告之使希濶寂寥於天王之庭者。正以王命之輕也。秉周禮者莫如魯。請以隱公觀之。平王之崩。魯無吊使。又不供王喪。致武氏子來求。賻後四年。王使樊伯來聘。後二年。南季又聘。而未聞魯之玉帛入于洛也。威公弑。隱而立。篡賊也。魯之所當諱也。固不敢命一介之使。以告王。王乃使宰渠伯糾來聘。繼之以仍叔之子。又繼之以求車之使。威公薨于齊。始終不以禮。王乃使榮叔追命之。夫何王命之衰也。又以晉國大畧言之。

曲沃奪宗叛王屢矣不惟不之罪反使虢公命曲沃一軍爲晉侯其後侵併諸國日益強大文公伐楚獻俘于王王享醴命值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重耳爲侯伯賜之車服弓矢拒鬯虎賁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重耳三辭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而出出入三覲其儀如此之恭也惟此一命於史有光其次則衛之二命一追命襄公一答命蒯聵皆有辭自是不復再聞王命後當威烈王二十有三年忽有命三晉大夫爲諸侯之辭使人驚喜東周之勃興何爲有是曠禮也然旣無備物與策又無王人下臨若之何而命之哉此又春秋之一變僕深疑之我朝治平初司馬溫國公奉旨論次歷代君臣事蹟錫命口資治通鑑正託始于三晉之侯蓋公不敢上續春秋而乃下承左氏傳傳以趙襄智伯終通鑑以智伯立後始然智伯之事陋矣不足以爲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綱於是提三侯之命而追原智伯於其下復著其述作造端之意傷周室各分一大壞而以哀哉二字殿于後有典有則正大激昂所以扶天倫奠民極示萬世帝王之軌範也後之儒者以公之言誠忠厚矣猶慮其濶于

事情也。故致堂胡氏追論晉悼公病於一惰，使大夫主諸侯之盟會於三晉強盛之幾，以補司馬公謹微之說。此特言其晉之幾而未及乎周之幾也。是以朱文公感興以贈王南丁而不返，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王章久已淪散，何獨至是而始可論也。此又補致堂之所未及。雖然，述春秋以後之書，舍是亦幾無以爲託始也。東遷之周，平王以晉文侯立，而周已弱。襄王以晉文公定，而周遂衰。敬王以晉大夫立，而周益亂。晉大夫自是爭衡于中國矣。况戰國之周土地日蹙，人才日消，王宮不備，聲名文物，黯無精彩，實不過

諸侯一附庸耳。積輕至此，豈足以爲天下重哉。僕聞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君不能以義制命，則無以使人，心不應，惟命之承。僕因質其疑於太史公考之。帝紀書命三侯于九鼎，震之下。此溫公所以開端而著論也。考之世家，則曰：趙魏韓皆相立爲諸侯，豈非因其自相立，不得已而命之歟。又十有八年，田和求爲侯，魏使使言王許之，而後立。詳觀許之一字，卽太史公以之爲命也。當是時，王命輕于一羽，烏得而拒之哉。五伯莫盛于齊桓、晉文，猶熟視楚之至，而不敢問，尚何待後之桓文罪一。大夫之自侯也，前

乎七十有餘年。衛猶以王命爲重。後乎七十有餘年。諸侯自相。王之不足。而又相帝。則於王何有。上下百五十年。蒼姬多訖錄。如日之莫如歲之冬。天叙斲喪。天秩流離。天命僭忒。而不可禦。非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立極。豈區區智力所能折其衝。而摧其勢哉。天下固有不可爲之時。而聖人則無不可爲之道。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聖人固未嘗不欲興周道于東方。孟子亦謂夫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必能朝諸侯。有天下。信不誣也。今考周之亡也。猶有邑三十六。口三萬。土地寶器。雖俱輸于秦。周氏遂

金華文徵入卷之七

論

七十

通監五

東是知王可降。而民不可強之從。國可得。而民不可強之屈。周之德澤入人如此之深也。在聖人亦未可謂不可爲之時。况自有可爲之道乎。胡氏乃遽曰。吾未如之何者。亦勇于自棄矣。

評 上下千百年羽翼表章有典有則

